

扶助弱者
主持正義
情節緊湊
宜

兵書峽

遠珠新著

8

[雲海後傳]

兵

書

峽

(八)

正氣書局印行

兵 書 峽

(八)

洋裝一册基本定價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

著 者 遷 珠 樓 主

校 對 者 張 家 璧

出 版 者 正 氣 書 局

發 行 者 正 氣 書 局

上海山東路

二〇九號二樓

電話九三〇六三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峽 書 兵

(八)



題 前

遠水碧連空
甫學冥鴻逃
矰繳
斜陽紅欲暮
忽驚鳴鏑渡
流星
無計託微波
一往癡情投
大藥
孤身懸絕壁
千重彩霧湧
明珠

兵書峽 (八)

前文黑摩勒師徒，因往黑風頂，尋訪蘇同不見，發現所留紙條，得知老人已走，祇得又往回路追去，趕到半夜，正恐又有黑風之險，獅面猿身的怪獸，忽然尋來，將二人引往一處山洞之中，正用手式，連比帶問，問出後洞崖下，藏有一條形似蟒蛇的大毒蟲，怪獸經一黃衣人指點，開出黑摩勒，身有雄精異香，向其求助，想將毒蟲除去，人獸言語不通，祇知一個大概，方想，毒蟲似蛇非蛇，照怪獸所比手式，好似初遇大人熊猛時，所殺毒蟲，與之同類，忽見羣獸，紛紛奔出，隱聞男女呼喝之聲，由遠而近，聽出是江小妹姊弟口音，想起江明，本來說好同路，小菱洲上船以前，郁馨，龍綠萍，忽由後面追來，和小妹姊弟，低聲說了幾句，江明便說，龍九公要和他見上一面，留住一日，隨後追來，或等二人歸途，再與相會，並說，此行不宜人多，就要同去，也分兩起，於是改在小孤山時候，當日如不追來，便先起身，江明因聽自己打算先回黃山，心意未定，不以爲然，分手時節，又說，你如同山，去見葛師，我便和姊姊，先走一路，不去小孤山了，當時忙着上路，也未說定，江明便被綠萍喊去，想不到此時，他會尋來，阮家姊妹，也在其內，不是賊黨人多利害，有人指點，趕來應援，便是江氏姊弟，

以爲自己，已去黃山，意欲來此拜見那位怪老人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因還雜有怪獸吼聲，恐有誤傷，忙即飛縱趕出，大呼，大姊，明弟，不可動手，他們並不傷人，剛到洞外，便見爲首怪獸，兩點目光，迎面馳來，後面三四條寒光，閃動飛馳之中，現出四條人影，爲首一個，已先應聲歡呼，是黑哥哥麼，怪獸已由側面，繞到身後，想似知道來的是自己人，也在歡啼不已，雙方會面以後，江氏姊弟，果與阮菌阮蓮同來，相見驚喜，回到洞內，一問來意，才知二人走後，江明也被九公喊出，告以萬鷹，和青笠老人，均不知武夷怪人細底，黑摩勒雖想回山，見了青笠老人，必被勸止，但他二人此行，恐難如願，人又任性，至多將人尋到，未必能夠投機，江明同去，反而誤事，那異人隱居黑風頂風穴之上，覆盆老人，與之至交，九公昔年，也曾相識，最好由江氏姊弟，單走一路，自往尋他，明言悲苦身世，求其相助，就是未忘先人昔年嫌隙，也當看在這幾家孤兒可憐的遭遇，加以援手，到時，祇要能夠忍氣，十九如願，比黑摩勒師徒，容易得多，不過，此老性情奇特，所行所爲，往往出乎情理之外，黑摩勒師徒，雖然少年氣盛，不肯服低，但極機警，胆更大得出奇，就許一言之合，將他打動，不特不念前隙，反而出山相助，均在意中，此舉雖是希望極少，此老一向各論各事，行事莫測，如其投機，事更好辦，因此聽其自去，不曾攔阻，萬一途中相遇，最好各走一面，雙管齊下，比

較穩妥，免得一個不成，便自絕望，或因下手稍遲，被仇敵想到，命人尋去，又多枝節，江氏姊弟，因覺事關重要，次日便由小菱洲起身，阮氏姊妹，人最義氣，又和小妹，一見投緣，拜了同盟姊妹，知道諸家遺孤，祇他姊弟二人，老賊看得最重，必欲殺之爲快，賊黨人多勢衆，一旦遇上，難免吃虧，執意同往，小妹謹細，見他意誠，不便堅拒，去向九公請示，說是同行無妨，又指點了一些機宜，便同起身，行時，郁馨恐四人途中遇險，又將伊氏弟兄，前贈龍郁諸人的，家傳易容丹，送了幾粒，並將阮家姊妹，每人一條白眉染黑，方送上路，小妹見龍郁兩家姊妹，都是一見如故，如非九公不許都恨不得全跟了去，呂不棄，端木璉，祇在旁邊微笑，毫無表示，所說都不相干，阿婷兩次開口，想要同走，均被勸止，後來阿婷，也不再提，覺着雙方至交姊妹，以二女的爲人，不應這等淡漠，心中一動，又想，呂不棄從小出道，機智絕倫，長於料事，必是知道此行不宜人多，不願說那空話，也就罷了，四人因受九公指教，送黑摩勒的那條船恰巧趕回，說起湖口，來了許多利害賊黨，也許要往小菱洲尋來，爲防狹路相逢，仍由原船送走，避開湖口一面，改由鄱陽湖邊起身，由九宮山中取道，繞往武夷，照九公所說山中小路，由盤蛇谷中部穿出，轉往黑風頂，這樣走法，乃昔年諸長老，往來武夷捷徑，比青笠老人所說，近而好走，山路雖極險僻，四人均有一身極好輕功，並不相干，祇龍

樟集九公不曾提到，四人形貌年紀，雖易使敵生疑，仗着駕船的二人，地理極熟，泊處是一臨江山村，地最荒涼，共祇七八戶人家，食糧早已備好，無須耽擱，衣履又極樸素，上岸毫未停留，由村旁繞過，便即覓路入山，上來一個人也未遇上，途程早經九公開好，極爲詳細，沿途均有一定住處，多半山洞巖穴，祇有兩處，行經兩山交界，一是古廟，一是山民所居荒村，也祇打尖歇息，代九公向廟中道士送信，並未住下，不似黑摩勒，日夜急趕，曉行夜宿，也頗從容，沿途地勢雖險，風景頗有佳處，一路觀賞而行，因不知賊黨已有人去，路上又未遇一可疑之人，心中無事，反覺此行不虛，好些佳趣，誰也沒有倦容，這日走入武夷山深處，算計前途還有二百多里，便是盤蛇谷險徑，離黑風頂，已不在遠，沿途風景更好，山花滿地，古木參天，萬壑松風，與飛瀑流泉，匯成一片清籟，到處樹色泉聲，觀賞不盡，正在指點煙嵐雲樹，白石清泉，向前趕去，心中高興，阮蓮笑說，這裏風景極好，今日未明起身，多趕了不少路，九公行前，又曾吩咐，說這條路，祇有兩三處，地勢寬平，風景頗好，下餘不是窮山惡水，瘴癘之區，便是危崖峭壁，鳥道羊腸，中間如遇人家廟宇，這等荒野之區，也都可疑，不是什麼好路道，最好不要錯過他說的那幾處寄宿之地，好在天色尚早，今夜宿處，又是一座荒崖，連個洞都沒有，據說，那一帶形勢險惡，遍地野草荆棘，早到沒什么意思，又不宜於

夜間行路，我們第一次遇到這好地方，何不多遊玩一會，算準時候再走，趕到前途，正好日落，用完飲食，分班安眠，仍是天明以前，乘着曉風殘月起身，明日便可走進盤蛇谷，豈不也好，小妹爲人精細，原因這末兩站，形勢最險，又是盤蛇谷中部入口，且喜路上，未遇敵人，事情順手，意欲在黃昏前，早點趕到前途最難走的小盤谷，登高四望，看好形勢，明日起身，一聽這等說法，不便拒絕，自己也愛那一片山水，便在當地，停了下來，把脚步放慢，一路遊山玩水，緩步前行，有時發現左近風景佳處，並還乘輿繞回，流連片時再走，大家都在高興頭上，竟忘時間早晚，後來小妹，見日色偏西，路才走了二三十里，因在途中，兩三次繞越，已把九公所開途向，走偏許多，前途還有百餘里山路，方到小盤谷宿處，這點路程，雖不在大家心上，一口氣便可趕到，初次前往，山路奇險，九公既命照他所說行止，並在路單上註明，必有原因，忙告衆人快走，依了江明，徑由當地起身，不必繞回九公所開原路，阮氏姊妹，同聲附和，小妹惟恐山路曲折，再走錯路，就延時候，知道衆人愛那一帶地方的泉石花樹，不捨離開，打算就勢遊玩過去，阮茵並說，身旁帶有五色流星，這一帶地勢，祇當中隔着一條長嶺，又不甚高，反正沿嶺而行，一正，一背，相去不遠，此時日色初斜，到處香光浮動，山光晴翠，撲人眉宇，風景比方才還好得多，一樣的走法，不過稍爲偏了一點，怎麼都趕

得上，何苦走那山陰荒涼之地，姊姊如不放心，不妨分作兩路，萬一把路走錯，這五色流星，乃家父由兵書映帶回，不論日夜，均可應用，我們現以前面小峯爲限，萬一把路走錯，發上一個，立可趕去，至多翻山，費點力氣，也不相干，這一路上，小妹看出江明和阮菌，最是投機，心想，兄弟爲人，原重溫和，臉皮甚薄，和黑摩勒一樣，不慣與女子說笑同行，又是異相，二人不知怎會投機，許是前緣，自己家世單寒，母親上次見面，便令暗中物色，爲兄弟尋一佳偶，因覺兄弟，年紀尚幼，大仇未報，又當求學之時，無心及此，老年人抱孫心切，不便明言，口中答應，並未向人提起；難得有此機緣，萬一爲了長路同行，日久情深，豈不了却一樁心事，這半日功夫，看出阮菌，對於兄弟，頗爲關切，大家都非世俗兒女，言笑自如，毫無嫌忌，二人越來越投機，不知不覺，走在一起，自己和阮蓮，反倒常落在後，心方盤算，回山稟明老母，稍探女方口氣，便向他父求婚，聞言，心中一動，立將流星接過，說這樣也好，看看何人先到，說罷，要走，阮菌性情剛直，說到必做，先因小妹，忙着上路，已爭論了兩次，又和江明，投緣，情厚，祇願幫他說話，本想強着小妹同行，沒料到幾句戲言，小妹信以爲真，竟要分路同行，話已出口，不願收回，又有點不好意思，笑說，大姊真要自走一路麼，大白日裏，怎會走迷，還是同我們一路的好，分開來走，多氣悶呢，小妹見他，詞色天

真，笑說，共總不過十多里山路，憑我們的脚程，轉眼便可會合，真要不行，登高一望，便能看見，我是爲了九公，再三叮囑，要照他的路走，我已答應在先，越是背後，越要照辦，又恐萬一他有什用意，無心錯過，故想回往山陰原路，再往前進，並無他意，阮茵不便再說，朝妹子看了一眼，阮蓮本覺小妹一人獨走，於理不合，又見阮茵看他，似想令其與小妹作伴，江明在旁，欲言又止，面有爲難之容，心中一動，忽想起姊姊三人，從小形影不離，近一二日，姊姊不知何故，變了常態，專喜和江明，說笑同行，不是走前，就是落後，無形中成了一對，對方起居飲食，也頗關切，先因江明，乃陶隱君門下高弟，衣鉢傳人，人又極好，知無不言，有時向其求教，就有奉命不許洩漏的真訣，總是不等開口，言明在先，詞色十分誠懇，毫無虛假，姊姊和他親近，許是有心求教，互相研討，也未在意，後來漸覺二人，老是並肩同行，笑語親密，遇到好山好水，風景佳處，祇有一個，開口指說，定必一同趕去，對於自家姊妹，雖也一同招呼，不知怎的，神氣不同，彷彿二人彼此之間，格外注重，心已奇怪，正在暗中，留意查看，忽聽小妹說，要想另走，江明不與一路，乃姊又朝自己使眼色，忽然醒悟，忙笑說道，這風景，不過如此，我陪大姊走一路，你們嘴強，莫趕不到，把路走錯，才丟人呢，說罷，拉了小妹，笑說，我們還要翻過嶺去，大姊快走，莫追他們不上，江明和阮

茵一樣，雖是自然愛好，天真無邪，未存別念，無形中，却種下愛根，生出一種牽引之力，見小妹獨走一路，本想跟去，又覺阮茵，爲了自己，愛看山景，幫着說話，把事鬧僵，再要姊弟同行，未免把厚薄親疏，分得太顯，也辜負他的好意，姊姊一人獨行，心又不安，正打不起主意，難得阮蓮，自願作伴，再好沒有，知道乃姊，性情溫和，與阮氏姊妹，同盟骨肉之交，並非負氣，素來不善敷衍，話到口邊，又復收回，後見小妹走時，望着自己，滿面笑容，似極高興，也不知爲了何事，正在呆望尋思，忽聽阮茵笑說，驢子，你姊姊已走，想跟去麼，不要因我爲難呢，江明脫口答道，我姊姊爲人極好，就我要去，也必命我奉陪，怎會使二姊一人上路，何況，你是幫我說話，我再不知好歹，丟你一人，太沒良心了，至多祇走十多里，便可會合，這好風景，落得乘便看將過去，姊姊已有三姊作伴，我陪二姊，四個人分成兩對，倒也公平，我們走吧，江明原是無心之言，阮茵畢竟心細得多，忽想起小妹人最溫和，共總這點路，至交姊妹，更不會爲了一言之失，因而見怪，執意另走一路，已是可疑，妹子素有花癖，這樣好的山色花光，自必喜愛，方才向他使眼色，原令代勸小妹，不要分開，一言未發，反與同行，平日形影不離的妹子，就說不好意思，令小妹獨走，勸他不住，也應令江明跟去才對，不應如此，前後一想，忽然有些警覺，再見江明，炯炯雙瞳，注定自己，口氣神情，又

是那麽親切，不由面上一紅，又羞又急，其勢又不便追去，心中有氣，無從發洩，剛朝江明嬌嗔說了一句，都是你，又覺對方，爲人忠實，自己近日言動疏忽，被人家生出誤會，如何怪他，忙又把話收住，暗中好笑起來，江明見他，星波微瞬，彷彿生氣，忽又皓齒嫣然，顯出一點笑容，玉頰紅生，似嗔似喜，斜陽芳草之中，人面花光，相與掩映，更顯得風神窈窕，容光美豔，由不得心生喜愛，忙笑問道，都是小弟什麼，阮茵無言可答，嬌嗔道，你這騷子，我不與你多說了，還不快走，如能趕到他們前面，迎上前去，省得大姊三妹說嘴，我以後對你，還要，江明見他話未說完，忽然止住，好生不解，便問，還要什麼，阮茵知道話又說錯，以爲江明，故意追問，不由氣道，你管我呢，我還要什麼，我還要恨你，江明急切間，沒有會過意來，慌道，他們自己走去，與我無干，我恐二姊單走，不大放心，又恐寂寞，不特沒有跟去，連話都未說，路上並無開罪之處，二姊爲何恨我，阮茵見他，驚慌發急，才知不是故意，心中一軟，又想不起說什麼好，佯嗔道，你得罪我的地方多呢，此時懶得多說，以後祇要聽話，還可商量，否則，非恨你不可，說到末句，又覺內中好些語病，心情頗亂，連風景也無心看，避聲催走，江明人本聰明，見他時喜時嗔，詞不達意，使人難解，本是並肩說笑，從容同行，說完前言，更不開口，忽然低頭急走，臉更紅得嬌豔，頓失常度，緘一連憶，也自

有些明白，由不得身上發熱，臉上發燒，略一定神，趕將上去，一同急走，誰也不再開口，阮茵暗中偷覷，見他先是茫無頭緒，除恐自己生氣發急外，別無他意，忽似有什警覺，由此不再發問，雖然由後追來，相並同行，比起以前，隔遠了三四尺，臉漲通紅，低頭同走，神態甚是端重，越覺方才冤枉了他，但又無話可說，由此誰也不再說笑，阮茵還在暗中，不時偷看對方神色，江明明白乃姊和阮蓮心意之後，惟恐阮茵誤會怪他，連頭也不敢抬，無奈情芽正在怒生，難於強制，況何是爲恐怕對方生氣而起，越是有意矜持，越是難耐，心上人又同一路，近在身旁，雖不敢向人再看，對方娉婷倩影，老是橫亘心頭，沿途花樹雖多，俱都無心觀賞，走了一段，想起前事，心亂如麻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阮茵見他，老不開口，也不再看自己，不禁有些疑心，忍不住問道，你怪我麼，江明早就不耐，聞言，把頭一側，二人目光，恰好相對，見阮茵面有笑容，不禁喜道，姊姊不怪我了麼，阮茵想和他說，以後形跡上，不要親近，但又不好意思出口，念頭一轉，抿嘴笑道，你聽我話，自然不會怪你，現在不要多說，快些趕路，去追他們要緊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連催快走，二人於是重又和好起來，阮茵回顧，路已走了一多半，山形灣曲，中段好似離開原路越遠，旁邊山嶺，已早不見，先還恐把路走迷，正在商計，登高尋路，忽然峯迴路轉，往左面一條，生滿蘭蕙的山谷繞出，方才所說小峯，居然在

望，相隔預約之處，祇兩三里路，出谷就是，前面並無流星放起，料知小妹阮蓮，尙未到達，江明見跑得太急，途中風景，又是那麼幽美，所行出谷，到處奇石森列，松竹蒼蒼，晴翠撲人，秀濤欲流，山崖不高，但都蒼苔肥鮮，雜以各種草花，宛如錦繡，一邊還有一條小溪，幽蘭佳蕙，叢生山巔水涯，石隙崖坡之間，娟娟搖曳，芬芳滿目，斜陽影裏，分外鮮妍，又有這麼一個知心佳侶，並肩同行，如行畫圖之中，清麗絕人，越看越愛，忍不住說道，姊姊走慢一些，你看這裏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放，風景比前更好，我們祇顧低頭趕路，一點不加領略，實在可惜，這樣走馬看花，豈不使空谷幽芳，笑我俗氣麼，阮茵原意，小妹阮蓮，對他有了誤會，心中愧急，先恨不能當時趕到，才稱心意，繼一想，我們都非世俗兒女，祇要心地光明，有什麼嫌疑可避，這人年紀，比我還小一兩歲，人又天真正直，彼此投機，人之常情，同走一路，有什麼相干，此時多疏遠，他們也看不見，反正我有主意，明弟也不是那樣人，他們多心氣人，以後對明弟，如其疏遠，反顯得我情虛怕人，好些不便，不如仍和往日一樣，行所無事，是非久而自明，索性放大方些，免得明弟難過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本在尋思，聞言笑答，大姊三妹，比我們多翻一個山嶺，方才登高遙望，祇覺山路曲折，又有幾條歧徑，惟恐走錯，大姊固執成見，我們也拚命急趕，想不到小峯近在前面，比預料少了好幾里，他們決不會擔在溝

面，否則，流星必已放起，這好風景，不加賞玩，真使山靈笑人，好在祇有里把路，就到小峯前面會合之處，我們就是後到，也差不了多少，你既愛看，我們慢慢走過去，也好，少年男女，情愛天真，發於自然，光明純潔，每經一次波折，無形中，必更增加好些情愛，形跡上也必更轉親密，外人眼裏，彷彿異樣，自己却一點也不知道，當地風景又好，上來以爲前途不遠，轉眼可到，多在谷中，觀賞一陣，並不妨事，後來指點幽芳，徘徊松竹之間，越說笑越有趣，漸由緩步徐行，變爲流連光景，不捨離去，二人都是同一心理，覺着這好風景，難得遇到，率性望見流星火花，趕去不遲，再把小妹等引來，大家同遊更妙，祇願樂而忘去，天色早晚，全都忘記，末了，走到離谷祇七八丈的，危崖之下，當地花樹更多，風景更好，谷口小峯，又偏在右側，小妹，阮蓮，由左面山徑上馳來，必由之路，斷定過時，彼此均可望見，率性同往崖前，臨溪一株，上有許多寄生蘭蕙，和各種女蘿香草的盤松之下，尋一原有山石，並肩坐下，互相說笑起來，這時，斜陽已快落山，爲了那一帶谷徑，東西直對，地又寬平，晚景殘光，正由二人身後照來，映得谷中花樹溪流，齊幻霞輝，別處地方，已是山風蕭蕭，暝色欲暮，當地却在斜陽返照之中，依舊光明，香草離離，時送清馨，景更幽美，二人正談得有興頭上，阮蓮一眼瞥見，兩條人影，映在水中，已快成了一體，兩頭交併，相隔不過寸許，

忽然警覺，暗忖，近日和江明，常在一起，說笑同行，已易使人疑心，方才路上，還想和他，以後疏遠一點，如何反更親近起來，心中一驚，忙即回頭，江明雖同並坐石上，坐處相隔，還有尺許，並不十分接近，祇是一雙英光爛爛的眼睛，注在自己臉上，滿面笑容，彷彿高興已極，方才業已試過，知其心性純正，祇是彼此投緣，老願常在一起，別無他念，這等親密情景，外人不知，難免疑心，無奈自己方才叫他同坐，又談了好一會，並無絲毫錯處，不能怪人，不知說什麼好，惟恐有人走來，剛一起立，猛瞥見身後夕陽，已然落山，祇剩一角殘紅，尙未沈沒，谷中山石花草，映成了一片暗紅色，前途已是暗沈沈的，大半輪明月，業已掛向峯腰，喬松之上，天空中，已有三兩點疏星隱現，分明，天已不早，如非當日，天光晴美，稍有雲霧，便是暮色昏茫，離夜不遠，想起前途，還有百多里，才能趕到小盤谷，小妹決不會如此荒疏，到了前面小峯，毫不等候，也不來尋，便自上路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心裏一急，忙將連珠流星，取出兩枝最大的，向空發去，接連兩串五色火花，似火箭一般，帶着輕雷之聲，朝小峯那面，冲霄直上，斜射過去，暮色蒼茫中，宛如兩條小火龍，飛得又高又遠，到了雲邊，才始消滅，江明早已陶醉在水色山光，花香鬢影之中，急切間，還未想到別的，見阮蘭忽然驚慌起立，連發流星，笑說，這流星真做得好，姊姊他們，許還未到，二姊爲何驚慌，阮

茵氣道，你還說呢，平日看你，何等聰明心細，今日會這樣糊塗，祇顧貪玩，連時間早晚，都不知道，你知我們，在此耽擱了多少時候麼，我們剛來此地時，太陽還有老高，就這三四里路，看花說笑，竟去了一兩個時辰，憑我們的脚程，這一點路，不問如何走法，也往來他個好幾次，我們還說，無心耽擱，大姊三妹他們，理應早到，爲何不見，也無信號發出，這連珠流星，乃兵書峽特製，多少年來，從未用過，去年除夕，爹爹拿了許多回來，與我們當花炮玩，我想將來，也許要用，留了一半，沒有放完，這次出門，爲防萬一姊妹走失，帶了十幾枝，就是我們，談話出神，沒有看見，聲音也聽得出，如何毫無動靜，他二人又極細心，如到前面，必要尋來，斷無不顧而去之理，此事奇怪，莫要他們，途中遇敵，那才糟呢，說時，二人已同起身，邊說，邊往前飛跑，江明也被提醒，憂疑二女安危，又驚又急，同時想起，以前聽師父說，凡是名山大川，風景清麗之區，多有高人隱士隱居，或是盜賊惡人，潛伏其中，這一帶，風景之好，從未見過，尤其這條山谷，所有花草泉石，都似有人，常時整理，清潔異常，不似別的荒山，雖也有那極好風景之區，大多帶點荒野氣象，不是落葉飄蕭，殘花滿地，便是草莽縱橫，灰塵堆積，乾淨地方極少，就是遇到繁花盛開，綠潮如海，沙明水淨，景物清華，最清麗乾淨的所在，多少總有一點蕪亂之跡，與此迥不相同，照此情勢，就許有什

異人奇士，在此隱居，對方如是壞人，固然不妙，再要與強敵一黨，更是凶多吉少，越想越急，連罵自己，粗心大意，依了二姊，不在當地停留，也許趕上，就是他們，遇見敵人，也可應援，何致於此，阮茵見他，愁急非常，不忍噴怪，改口勸道，你不要急，休說大姊爲人，便是蓮妹，也不會便有凶險，你以爲不見流星，事更可慮，我此時想起，大姊何等精細，三妹也頗機警，如遇強仇大敵，狹路相逢，定必先發流星警告，將我們引去，怎會這等清靜，空山傳音，有人動手喊殺，老遠都能聽見，何況相隔，祇是一條山嶺，多少總可聽出，一路之上，聲息全無，在谷中就延了這些時，也未發現有人尋來，他們途中，雖然一定有事，照我看法，還是平安的居多，否則，他二人，武功俱都不弱，大姊新近，得到一口好劍之後，又經高人傳授，學成劍術，以前根基，更紮得好，限於天賦，真力固是稍差，遇見強敵，上來如不能勝，鬥久難免力弱，但他所說，多半自謙，日前途中無事，我們三姊妹，同習越女劍法，他那內家真力，並不算小，尤其師傅，越女猿公交互爲用的二十七式連環劍，變化無窮，稍差一點，和不知底的敵人，不等使完，已早送命，就是真力稍差，也不妨事，何況是他自己疑心，專拿兩位師長來比，並非真的如此，那有遇敵不勝，憑他二人的輕功脚程，連警號都發不出之理，倒是你說，這裏風景，好得奇怪，必定有人隱居的話，料得不差，也許遇見什人，被其

留住，情不可却，途中有了耽擱，又有別的顧忌，不便妄發警號，他們決不會自行上路，我們祇照來路迎去，多留點心，就不遇上，也必能夠發現，放心好了，幾句話的功夫，二人已跑出谷口，到了小峯前面，一看形勢，來去兩路，野草甚深，並無刀劍斫折之痕，忙往來路回趕，眼看天色，黑了下來，初升起來的明月，本不甚亮，又被山崖擋住，前面黑沈沈的，遍地灌木，野草叢生，有的地方，不用刀劍開路，簡直不能通行，江明雖聽阮菌勸慰，心終愁急，知道敵黨凶險，內中又有迷香等毒藥，二女身旁，雖經車下二人和黑摩勒，前後送了兩種解藥，萬一行路疏忽，驟出不意，被人迷倒，如何是好，路又如此難走，一時情急，瞥見身旁不遠，橫着一片崖坡，草木比較少些，忙喊二姊，快到這裏來，說罷，施展輕功，徑由灌木叢中，用草上飛的身法，蹈枝而渡，接連兩縱，便到了側面坡上，阮菌跟踪在後，方說明弟，不要太慌，前途難料，天色昏黑，留神忙中有錯，萬一伏有對頭，豈不是糟，話未說完，忽聽一聲輕雷，由下而上，一串紅綠二色的火星，直射高空，朝小峯那一面飛去，正是平安信號，不禁大喜，忙照火星出現之處，越崖而過，往下面山徑中馳去，下面地勢，也是叢莽怒生，甚是難走，二人急於尋到小妹阮蓮，一面縱高跳遠，如飛前進，遇到草多之處，用刀開路，一面又取一枝流星，朝前放去，江明從小隨師，生長黃山，輕功最好，所練踏雪無痕，草上飛的功

夫，比黑摩勒功力，還要較深，（事詳雲海爭奇第四集，黑摩勒古廟鬥樊秋，訂約盜鐵扇，初遇江明一節，）阮茵自跟不上，見當地草莽太多，地勢崎嶇，高低不一，時有溪流，山溝阻路，天太昏黑，江明進得太猛，恐其失足跌倒，落溝遇險，忙喊明弟，等我一路，不要這等心慌，我們路又不熟，跌倒怎好，他二人已有下落，人又平安無事，今夜大半不能趕到地頭，忙他作什，江明正往前面飛縱，聞言想起，阮茵祇比自己，大了一兩歲，又是少女，初次出門，這樣昏黑難走的路，如何將他丟下，忙即收勢，因是提氣輕身，蜻蜓點水身法，借着劍上餘光，看好前而落腳之處，不問山石樹枝，飛身其上，雙腳稍爲一沾，重又縱起，有時，黑暗中一脚落空，踏在野蔴荆棘之上，祇要脚底一虛，立用內家輕功，師傳絕技，身子往前一竄，雙手一分，把真氣往上一提，凌空旋轉，仍能往前飛縱出去，稍有着落，便可縱起，但是停留不得，又知那一帶，野草最多，一不留神，便要踏空，惟恐下有污泥，百忙中，瞥見左側，有一片隆起，就勢把身子一偏，由橫裏飛縱過去，落地一看，竟是大堆山石，剛剛立定，笑答，二姊留心，這裏草多，我真太冒失了，忽然發現前面，橫着一大條黑影，不見一點樹枝，似有一片空地，遠未看清，身後一亮，回顧一條人影，帶着一團銀光，已凌空飛落，由斜刺裏，縱將過來，原來阮茵，正追之間，忽然想起，覆盆老人賜有一粒蛟珠，大如雞卵，用以照

路，二十步內，光明如晝，因上路時，江小妹說，這顆夜明珠，隨便顯露，容易生事，勾引盜賊惡人搶奪，特意做一絲囊裝好，再用雙層黑絹，包在外面，藏在身旁，一直不曾取用，空山無人，二女既在前面無事，正好照路前進，隨手取出，剛把外層黑絹袋去掉，取出絲囊，眼前立時大放光明，宛如一團微泛青色的銀光，托在手上，妙在那麼亮的一團光華，看去一點也不射眼眩目，心中一喜，見江明已向一石堆上縱落，珠光一照，看得更清，踏着沿途灌木小樹，飛縱過去，二人相見，正要埋怨，珠光朗照之中，江明忽然看出，前面黑影，乃是一條又寬又深的大壑，離盡頭相連之處，還有二三十丈，因兩崖地勢，成一斜坡，草樹繁茂，天太昏黑，崖邊又有許多較高的灌木，如照先前的那樣，輕身縱躍，一味急進，必從那排灌木之上縱去，大壑隱在前面，不是方才往旁一縱，急切間，決不知道下面，隱有一條絕壑，憑自己的目力，到了崖邊，即便看出，驟出不意，人已前縱，十九無法收勢，定必一落千丈，墜入壑底，多好本領輕功，也無幸理，想起母親姊姊，平日勸誡之言，心裏一寒，忙對阮茵道，小弟真個粗心大意，沒有二姊招呼，再縱兩縱，連命都沒有了，阮茵見他滿臉感愧之容，再看前面，形勢如此奇險，不由胆寒，江明已在陪話，暗幸之餘，也就不忍怪他，笑道，你往日也頗精細，今天怎會變得又蠢又粗心，這大一個人，以後還要常在外面走動，如其無人作伴，我真

代你不放心呢，江明接口答道，我有二姊一路，隨時管教指點，還怕什麼，阮茵心中一動，見江明正朝前面，查看地勢，知是無心之言，故意氣道，你近日不像以前老實，又無人教你，那裏學來的油腔滑調，我說的是將來，不是現在，莫非我跟你一輩子，永不離開，說完，覺着內有語病，臉方一紅，江明本想說，永不離開才好，我真捨不得你，剛脫口說了永不兩字，猛然警覺，少年男女，黑夜荒山，無人之際，這等說法，易生誤會，話到口邊，忙即止住，再往深處一想，心方微蕩，臉漲通紅，阮茵見他，欲言又止，神態不似平日自然，嬌嗔道，你永不什麼，江明看出阮茵，珠光人面，相映成輝，秀目含威，似有怒容，越發慌道，我是說，永，永，永不這樣冒失，二姊不要生氣，阮茵見狀，知他本心不是這等說法，又好氣，又好笑道，你以後說話舉動，都要留神，老實點好，祇管惹我生氣，從此休想理你，也不知好好一個人，怎會變得這樣，莫非和黑師兄，剛見一面，就把他的油腔滑調，都學了來，你看你方才那樣忙法，這一說話，又不走了，方才如不是你，中途說要看花，不是早追上他們了麼，差一點，沒有把命送掉，還在貪玩呢，江明還未及答，又有一串流星，由左側面飛起，這才看清來勢，先前急於要追上二女，趕奔了一程，無暇判別，走得太忙，又未看準方向，已然走歪了些，不是流星再起，不但冒險，還要把路走錯，忙照流星飛起之處，轉身趕去，剛走出二三

十丈，便將那一帶滿生草莽灌木的野地走完，前面山清水秀，花木泉流，到處都是，雖沒有山陽一帶，風景清麗，却也不是尋常荒山野景，月光也漸高起，現將出來，沿途景物，沒有珠光映照，已能看出。江明說，此珠太亮，這裏必有人家，姊姊他們，不知何故，不會迎來，看所發流星，就未走遠離開，也必停在原處，莫要本來無事，爲了珠光太明，多生枝節，月光已明，能夠看出路徑形勢，二姊將他收起吧，阮茵笑答有理，果然聽話，細心一點，不像方才冒失，這樣才好，說時，剛把絹袋取出，將珠藏起，猛瞥見流星起處，前面樹林之中，忽然大放光明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同樣珠光，遠方看去，分外明輝朗耀，把那一帶樹林，都映成了銀色，祇不見二女迎來，好似停在林中，不會移動，覺着二女，不應在途中，就攔這久，所發流星，紅綠二色，本是回答平安的信號，方才谷中所發，必已見到，第二次帶有黃色火星，催令速往，當然急於見面，回走已好幾里，離開原路頗遠，快要繞往日間改道的嶺陽一面山水風景佳處，這粒珠光，也必老遠望見，爲何隔了這些時，不見迎來，又將妹子身邊那粒蛟珠，取出對照，想催自己快去，並恐暗中走迷之意，他二人定在林中不走，必有原因，越想越覺奇怪，不約而同，生了疑心，估計途程，還有兩三里路，略一商量，料定二女，途中必有事故，否則，不應谷中流星，發出好些時，走了一大段，方始得到回答，二女本往小峯一面會合，反往

回路退走，又停在前面林中不動，連催快去，分明不能離開荒山深谷，無事便能，如有變故，或受強敵圍攻，決非小可，也許被困在彼，或是敵人雖被打退，却有一人，受了重傷，不能上路，在彼待援，心中愁急，又恐還有敵人伏伺，不敢大意，剛一避開正面，發現旁有小溪，忙縱過去，借着沿途樹林遮蔽，施展輕功，腳底加快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一面留神，朝前注視，不多一會，便見三條人影，朝方才來路，照面迎去，其行如飛，三人兩高一矮，均是男子，身旁也各帶有兵器，方料不妙，三人走到半路，忽然分開：一個並將身後寶劍拔出，朝來路小峯一面，急馳而去，看去地勢頗熟，比自己方才所走，要近得多，一個到了先取蛟珠的亂石附近，也將兵器取出，另一手朝腰間摸了一摸，似還取有暗器，跟着，人影一晃，便不再見，還有一個矮子，上來手中，便持着兩道寒光，似刀非刀，走得最快，輕功似不在江明以下，凌空一躍，便是十來丈，先在後面出現，晃眼之間，追過二人，把手中刀一揮，人便趕往前面，到了來路草莽之上，毫不擇路，帶着那兩條寒光，星飛電躍，徑由灌木枝上，飛馳過去，急如飛鳥，再一轉眼，便將大片草莽越過，往今早來路馳去，也是一閃不見，好似作品字形，分成三面埋伏，二人心想，方才曾取珠光照路，對方必已看出下落，也許連人，都被望見，如何來路，不曾遇上，也未搜尋，祇一個埋伏在亂石堆附近，另二人反到分開，彷彿祇知敵人

要來，想要分頭埋伏，並未發現自己神氣，好生不解，因已看出林中有敵，看那身法，無一弱者，又均男子，越料小妹等，被困林內，所用流星寶珠，也許已落敵手，想將自己引去，並非二人所發，正驚疑間，前面珠光忽隱，相隔也祇十多丈那地方，是片大花林，花開甚繁，有兩三處火光，隱隱透出，並有人影閃動，月光更明，那花形似玉蘭，但是較小，滿樹皆是，月光之下，白如玉雪，後倚崇山，前有清溪，除却來路，一片草莽灌木，坡陀荒野而外，遠近峯巒矗列，奇峯怪石，盤松修竹，到處都是，山風過處，時起清吹，暗香疏影，花月交輝，更顯得夜景清麗，山水雄奇，二人心中憂疑，雖覺沿途景物甚好，與日間所見，又是一種清趣，也無心情觀賞，林旁立着大小好幾幢怪石，朵雲拔地，虎躡猿躡，飛鳥盤空，重台疊秀，都祇兩三丈高大，小的宛如新篔簹，高還不到一丈，但均瘦硬雄奇，孔竅玲瓏，意態靈動，形勢奇絕，一面背着月光，正好藏伏，剛輕悄悄，掩到一處上有藤花下垂的小峯後面，想往林中，窺探好了虛實，再掩將過去，忽聽一男子口音說道，姊姊世妹，不必憂急，陳二兄雖說，他途中遇到你們對頭，一則，相隔尚遠，就是你們四位，途中耽擱，這條路，向無外人往來，我在此山，住了四五年，主人住得更久，爲了地方偏僻，隱藏亂山深處，無論來人，如何走法，均不會由此經過，途中岔道又多，就是來過的人，稍爲疏忽，把來路那幾條入口要道，差

過一點，也走不到這裏，諸位姊妹，如非有人指點，開有路單地圖，休想到此，何況這些不知細底的賊黨，方才還恐令弟令姊，尋你們不到，趕往前途，姊姊又難起身追去，彼此相左，難免驚疑愁慮，後由二哥，前往追趕，看出野草甚深，不似有人走過，照情理又不應走得太遠，姊姊又說，到了小峯，必要等候，這兩條去路以外，別無途徑，祇得趕回，歸途經過谷口，不見有人在內行走，以為是在嶺南，把路走偏，無意之中，走向余家，也未入谷細看，想往嶺南一問，半途發現流星信號，看出人在小峯一面，快要尋來，這才趕回送信，三妹知道，又連發流星，久候未來，正在盤算遠近，勸二位姊姊，不要耽心，後有人來，說在途中，見有兩次流星，一東一西，飛揚空中，一處似由這裏發出，知我從無此物，還在奇怪，到後和我一說，這才想起，方才風力太大，小峯一面，和芳蘭谷一帶，地勢最低，又有大片山峯擋住，再被逆風一吹，怎能看見，果然不多一會，便見二姊，明珠放光，連人影都能看出，三姊也將寶珠取出，引其前來，後見珠光忽隱，忽然想起，華光太亮，萬一賊黨，由附近山上經過，豈不引鬼入室，才請收起，並請陳二兄等三位，迎上前去，三面埋伏瞭望，以防萬一，前面二位兄姊，此時不見尋到，也許爲了二位姊姊，不會去往約會之地，雖發信號明珠，人却不見，生了疑心，初來地理不熟，難免走慢一點，我想他們，就是繞路掩來，未與陳兄等遇上，也快

來了，三妹不信，不妨出林一看，喊上兩聲，必有回音，放心好了，二人聞言，心中略寬，因未聽到，小妹阮蓮語聲，還不敢冒失走進，聽完，阮菌拉住江明，剛把手一搖，令其稍停，等二女有無回答，相機進退，隨聽阮蓮答道，我料也是如此，我這位姊姊，姊弟二人，雖然骨肉情厚，但知李兄，俠腸高義，焉有不信之理，他這面容愁苦，想是藥性發作，並非爲了方才所說，家姊珠光，連人都已看見，我又取珠對照，斷無不來之理，就是人地生疏，事出意外，也就擱不了多少時候，再等一會不來，我再出去喊他吧，隨聽小妹呻吟說道，我想賊黨，如此利害，人數又多，就是主人，本領高強，二位妹子和舍弟，也能應付一二，將其打敗，可是一有漏網，賊黨人多，必來尋仇，我們已對不起李兄了，主人隱居在這樣好的名山福地，自耕自食，遠隔塵世，何等安樂自在，再爲我們，從此多事，越發使我問心不安，我並沒有不放心，他二人也許已來林外，想要窺探明白，才行走進，轉眼必到，三妹不要去吧，二人在外，先聽阮蓮答話，心方一喜，後來聽出小妹，竟似受了重傷，難怪不會迎來，全都大驚，勉強聽完，江明首先情急，急喊一聲姊姊，當先趕進，阮菌也忙跟在後面，剛到前面，花林深處，便見林中心，現出兩畝許方圓一片空地，左首一幢竹樓，上下兩間，門窗洞啓，看去形似一座雙層涼亭，樓前花松環列，並有一片池塘，與溪流相通，內種荷花，花樹下面，放着

幾件石凳石桌，和竹榻等用具，石上還有茶爐酒杯等物事，樓旁兩株大花樹下，用厚布結成一條懸牀，上設枕褥，小妹臥在其上，離地三四尺，身上蓋有一條薄被，看去十分溫軟舒適，前面花枝上，還吊着兩盞明燈，燈光花影之下，照見小妹面容，微微有點浮亮，秀眉緊縐，似頗痛苦，語聲微弱，呼吸不勻，有被蓋住，也看不出傷在何處，瞥見二人趕到，似甚驚喜，祇喊得一聲二妹明弟，便喘不上氣來，阮蓮坐在牀前竹椅之上，似未受傷，對面二張竹榻，上臥一個中等身材的少年，剛剛坐起，身上被頭，還未全去，彷彿有病神氣，江明阮茵見狀，全都愁急，一同趕過，剛喊了一聲姊姊，小妹一面回應，頭對阮蓮一點，阮蓮已早起立，連忙攔道，姊姊明弟，不必驚疑，大姊並未受傷，乃是因禍得福，初到時，我太粗心，把主人費了好幾年心力，才得到的靈藥，平空糟掉，如非機緣湊巧，更要叫我羞死，那才對不起人呢，先和李六哥見面，再說經過吧，說時，那姓李的少年，也自起立，走了過來，二人見他，身材不高，貌相却極英俊，詞色謙和，由阮蓮分別引見，因主人也是剛剛服藥，藥性快要發作，須有半夜痛苦，先備好的軟床懸榻，已被小妹初來時佔去，主人執意相讓，自臥竹榻，正等藥性發作，見有外客，起來招呼，樓中還有一個，隨同照料的矮子，原在準備酒食，也忙趕出，一同強勸主人安臥，方始互談經過，原來江小妹，同了阮蓮，一半是因龍九公行

時，再三叮囑，不問途中，如何艱難危險，有無事故，必須照着路單地圖而行，不可改變，又見江明阮茵近日形跡親密，似已發生情愛，均想成就這段好姻緣，故意避開，另走一路，好使二人，親近一點，以爲異日求婚之計，以爲山徑崎嶇，祇隔一條長嶺，翻越過去，走不多遠，便可尋見原路，過嶺一看，才知中間，阻隔甚多，明見原路，相隔不遠，就在前面，等人趕到，不是絕壑前橫，無法飛渡，便是中隔危峯峭壁，難於攀援，想由來路繞回，一則太遠，又恐二人先到，久候不至，心焦驚疑，祇得隨地繞越，一路查看形勢，上下攀援，相機前進，於是越繞越遠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好容易才繞到正路，仔細一看，離開先前去往嶺南的岔道，祇兩三里，二女想起好笑，小妹見阮蓮性情，比乃姊還要聰明溫婉，連說難姊難妹，贊不絕口，阮氏姊妹，本對小妹弟弟愛重，親同骨肉，無話不談，小妹看出阮蓮，和自己一樣心思，正想設詞，探詢乃姊對於兄弟，背後言論，託他作合，忽然瞥見，左側面一條幽谷之中，彩光隱隱，映着斜陽，奇麗奪目，初走長路深山，都無什麼經歷，因見那谷，地勢頗低，形如口袋，並無通路，內裏奇花盛開，偏在一旁，相隔不遠，二女又均愛花，阮蓮首先提議，說雲霞怎會起自谷底，初次看見，又有許多從未見到的奇花，欲往便道一觀，小妹正有事託他，自己是大姊，耽擱不多時候，一看就走，未便拒絕，便同了去，剛到谷口，忽然聞到一股桂花

香味，甚是濃烈，方說好香，忽然想起，南方深山大澤之中，常有各種瘴氣，其毒無比，這片彩霞下面，都是污泥，浮懸谷底，離地甚低，與尋常山川出雲，晚霞流輝，迥不相同，谷中形勢，低濕污穢，偏生着許多奇怪的花，莫要中了瘴毒，心念才動，便覺有些頭暈，急喊三妹快退，此是毒瘴，阮蓮身有蛟珠，中毒雖然不重，但也覺着頭有點昏，同時，瞥見谷中，蛇虺伏竄，爲數甚多，那些奇花，遠看十分美豔，這一臨近，多半根幹醜惡，無什生意，並有父親說過的好些毒菌在內，聞言大驚，忙往後退，小妹已自暈倒，身軟如綿，立脚不住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忙伸雙手抱起，情急萬分，忘了向前，反往回跑，心慌意亂，不覺把路走錯，岔入歧途，當時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，一看手上，所捧小妹，人已周身火熱，昏迷不醒，面色却比桃花，還要鮮豔，心正悲苦，忽聽左側山腰上，有人急呼，你那同伴，想是中了瘴毒，至多大七個時辰，必死無救，我朋友家中，製有解藥，不消多時，便可全愈，此時毒氣甚重，你切不可接近他的頭，須防傳染，恐怕你也中毒，也許較輕，再要染了病人口中毒氣，一同昏倒，我祇一人，身又有病，今日正要服藥，勢難兼顧，你們都是年輕女子，許多不便，最好將人托遠一點，阮蓮回顧，乃是一個英俊少年，邊喊邊跑，脚底甚快，轉眼已到二女身前，一面說話，一面朝二女面上細看，說完笑道，還好，你和他同在一起，你又抱了病人，走避

遠，居然沒有昏倒，祇稍爲中了一點毒氣，真乃幸事，如能支持，快些隨我走吧，阮蓮早已頭昏眼花，四肢無力，祇是神智未迷，此時托着小妹，覺着重有千斤，不能再進，急難之中，見那少年，詞色溫雅，甚是誠懇，似頗正派，心中一喜，又聽說毒氣，如此利害，少女天真，脫口說道，這位大哥真好，請你幫我一幫，我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說罷，雙手發軟，朝前一撲，少年躲避不及，又知形勢危急，惟恐跌倒，雙手一伸，便接了過去，覺着觸手之處，溫軟異常，猛想起對方是個少女，如何捧抱人家，雙手已將小妹捧住，同時，阮蓮整個身子，也隨同雙手，往前撲到，這一來，越發不能鬆手，忽一轉念，事在危急，這樣好的兩個少女，眼看危在頃刻，事貴從權，救人要緊，不應再有嫌疑，忙將小妹捧好，急喊，這位姊姊仔細，阮蓮總算中毒尚輕，身雖疲軟，頭昏心跳，還能勉強行走，不過抱了小妹，情急心慌，拚命奔馳，力已用盡，加以不知利害，見小妹周身火熱，人事不醒，不時用嘴去親前額，試驗寒熱，兩頭相隔太近，又染了一點毒氣，先還強提着氣，掙扎前進，見有好心人來，心雖略寬，說了兩句話，氣便散了好些，當時手中一軟，驚慌中，惟恐把小妹跌傷，也忘了對面是個少年男子，等到把人接過，忽然想起，已自無及，本身跟着朝前撲去，也快暈倒，祇覺兩太陽，直冒金星，兩腿軟得發抖，心裏一急，雙手扶在小妹身上，晃了兩晃，方始立定，略一定神，忙看

對面少年，雙手平伸，雖將小妹頭頸腿腕托住，並未接近身上，滿臉愁急之容，神態甚是莊重，心想，這人真好，事已至此，救人要緊，好在無人看見，且隨他去，等人救醒再說，心方尋思，少年見他立定，面上微轉喜容，苦笑道，小弟也在病中，不能太多用力，雖有朋友，住在嶺南，相隔頗遠，祇好把病人，送我那養病之處，再往取藥，比較省力，姊姊如能勉強走動，扶在病人身上，緩步走去才好呢，阮蓮忙道，我姊妹誤中瘴毒，多蒙尊兄相救，感謝不盡，無不遵命，說罷，仍由少年，捧着小妹，阮蓮扶在小妹身上，側身前行，一同走去，阮蓮暗中留意，見少年捧着小妹，老是伸向前面，手臂從未往回彎過一次，看去脚底堅實，精力頗強，方才偏說，不能多用力，好生不解，先還當他，恐染瘴毒，後來看出，對方始終小心捧住，一面還要照顧自己，除偶然查看病人面色外，目不邪視，神態莊重，而又誠懇，越知對方，少年老成，心更放定，無奈頭昏眼花，又不願男子扶抱，祇得勉強掙扎，一步拖一步，隨同走去，行約一里多路，越發吃力，方要探詢，路還有多少遠，少年面色，越來越紅，人也由一山谷小徑之中穿，眼前忽然開朗，現出大片花林奇景，耳聽少年笑說到了，方才我真愁急，惟恐中途，祇有一人力竭，就有救星，也都艱險，居然走到，真乃運氣，前面便是荒居小樓，本有一人照料，偏又有事他出，請到林中，暫時安臥，等我取了藥來，不消兩三個時

辰，便全愈了，說時，已同走往林內，阮蓮見林中，繁花盛開，白如玉雪，中心空地上，建有一幢小樓，樹上懸着一張軟床，對面還有竹榻，竹椅，石凳用具，旁邊並有荷池小溪，境絕清麗，當時祇覺頭昏腿軟，行動艱難，祇是心裏明白，少年先把阮蓮，送往對面竹榻，請其臥倒，再把小妹，捧往樹下，懸床之上放落，代他蓋上被頭，又取一被，代阮蓮蓋好，阮蓮也實支持不住，祇得聽之，少年隨往竹椅上坐下，將眼閉好，似在調神運氣，隔不一會，面上紅色漸退，依然面如冠玉，方去樓中，取了兩粒藥丸，端了碗水，請阮蓮吃了一粒，將另一粒，放在小妹口中，朝口內灌了點水。轉身笑道，此是小弟平日救急所服，專能定神止痛，服後病人必要醒轉，身上熱痛，也可少減，想解瘴毒，却是不能，此類解毒靈藥，乃我好友，陳二兄所製，本來這裏，還有一點，今早被我同伴帶去，祇好由我往取，這裏終年沒有外人來往，我去之後，如有一身材矮小的少年回來，可將前事告知，那人年紀，比我小幾歲，名叫童一享，我名李玉琪，如其口乾，石桌上放有涼開水，並煮得有茶，但須重燒，取藥要緊，往返還有十來里，不及奉陪，我先去了，阮蓮見玉琪，端水送藥，甚是謹細，自己伸手去接，立即放下，毫不冒失，後為小妹喂藥，更是小心，先用竹筷，將嘴撥開，把丸藥輕輕放落，再拿起水壺，灌了一點，隻手始終不會沾身，心想，江家姊姊，貌美如仙，人又溫柔謙和，無論是

誰，一見就愛，不捨與之離開，我們女子，尚且如此愛他，何況男子，以前爲了婚姻之事，還鬧過兩次亂子，至今仇恨未消，此人少年英俊，竟會如此老成，所居深山之中，風景這樣好法，定是一位隱居山中的高人，方才見他，腳底頗有功夫，人也並非弱者，快到以前，並未見他吃力，雙目黑白分明，英氣內斂，分明內功頗有根柢，不知何故，面色忽轉通紅，到後閉目調神，方始復原，又是獨居在此，所說的病，想必是真，不知怎會不能用力，有心詢問，偏是中氣不濟，聞言，剛說多謝尊兄，主人已匆匆走去，阮蓮雖是年輕，從小便受高人指教，後來萬里尋親，姊妹二人，往來江湖，頗有經歷，隱居望雲峯後，又聽父親，和大姊阮蘭，常時指點，人更細心機警，雖在急難之中，巧遇救星，非此沒有活路，對於李玉琪，仍極留心觀察，初服藥時，剛想起人心難測，大姊生得太美，萍水相逢，人還不會看准，如何隨便吃人的藥，心方一動，猛覺滿口清香，那藥見水就化，又細又鬆，甘中帶苦，已隨口嚥下，當時覺着胸頭一涼，頭腦清爽了好些，這才認定，對方真是好人，心中感激，見人已走，側顧石桌上，果然放有幾件盞碗等飲食用具，旁邊石條上，還有兩個大小風爐，大的火已熄滅，小爐上面，放着一個三脚陶壺，形式奇特，從所未見，歇了這一會，精力稍復，身仍疲軟，懶得言動，幾次想往對面，查看小妹病狀，均因頭抬不起，空自發急，無力起身，不料小妹到時，人漸有

點清醒，李玉琪走時所說，全都聽去，心裏發急，祇不知怎會到了人家床上，因料阮蓮，同在一起，必已中毒，難於走動，便在床上，閉目靜養，隔了一陣，心中煩渴已極，周身火熱，萬分難耐，還不知服藥之後，已然稍好，否則，再隔片時，人便發狂，痛苦更甚，忍不住呻吟了一聲，阮蓮此時，人已稍好，加以胸有蛟珠，毒氣不曾深入，如非上來不知底細妙用，隔着一層絹袋，當時取出，固可無害，便是初中毒時，用珠在小妹頭上，滾過幾遍，再用雙手，搓上一陣，也可全愈，就這樣，時候一久，所染的毒，也被蛟珠，緩緩吸收了去，那粒丸藥，又有清心健神，止痛滅熱之功，漸漸好了許多，祇還不曾復原而已，阮蓮自不知道，正在閉目養神，盼望李玉琪，取藥早回，剛把心神安定，忽聽小妹呻吟，關心太過，一時情急，頓忘病體，口裏喊得一聲姊姊，人便坐起，百忙中，覺着熱退身輕，祇力氣尚差，不曾完全復原，已和好人差不多，知是藥丸之力，不禁大喜，又聽小妹醒轉，以為和他一樣，好生高興，忙趕過去一看，小妹不特未愈，周身反更熱得燙人，臉也有些浮腫，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，半睜半閉，顏如桃花，頭上披着幾縷秀髮，映着陽光，越發嬌豔，人雖醒轉，翠眉深鎖，面容十分愁苦，最奇是，身軟如綿，人和癱了一般，細心撫摸，不禁傷心，流下淚來，小妹想要勸他，口張不開，強掙着說了一個水字，阮蓮想起李玉琪，行時所說，病人醒來，恐要飲水之

言，忙將石桌上所放涼開水取來，與他喂下，水剩不多，小妹兩三口便吃完，面有喜容，彷彿舒服了些，阮蓮見他不夠，意似還要，趕往桌上一看，還有半壺涼茶，茶葉大得出奇，從所未見，不知那是武夷山絕頂所產，共祇十幾株，散在絕頂無人之處，最爲珍貴，玉琪走時匆忙，未說詳細，阮蓮又在頭昏腦暈之際，沒有聽清，祇知有茶，不知是在那裏，陶壺又小，再想起主人，曾有當日服藥之言，見壺中茶葉，共祇兩大片，剪成十幾小塊，怎麼看，也像兩片，奇怪樹葉剪碎，絕不是茶，惟恐弄錯，轉身一看，見火爐上，那隻形製奇特，似壺非壺的陶器，內中竟有大半壺水，顏色淡紅，隱聞清香，本想放在另一爐上，燒熱端去，小妹又在呻吟，以爲壺中，必是冷茶，端了起來，先嚐了一點，覺着又苦又澀，雖不像茶，味甚甘芳，初入口却是苦極，心想，許是當地特產山茶，溪水甚清，大姊病人，不應吃生水，我雖口渴，還能忍耐，茶又太苦，不合口味，不如送與大姊，吃完再說，如無多餘，我飲溪水，也是一樣，笑問，姊姊，開水已完，茶水尚多，可要熱過再吃，小妹此時，口渴如焚，想吃涼的，又掙了一個不字，阮蓮見他，說話吃力，頭現青筋，笑說，姊姊不要開口，我知道了，這茶倒香，就是太苦，吃過才能回甘，你先吃點試試，說罷，提壺便喂，嘴對嘴，緩緩代他灌下，小妹吃得甚香，面上常現喜容，表示舒服，直到吃完，忽又說了一個你字，便將雙目閉上，胸

頭不住喘息，阮蓮見他，吃茶之後，愁苦面容，好了一點，忙說，姊姊不要管我，不知怎的，我的毒氣輕得多，還抱你走了一程，現已差不多復原，祇管放心養病，等主人回來，吃藥就好，這裏溪水甚清，爐火現成，不要管我，靜養好了，說完，覺着口渴已止，便不再取水來飲，將椅子端過，守在小妹旁邊，細說經過，因恐害羞着急，祇將被外人捧來之事隱起，說完，又談了一陣舊話，主人還未回轉，心正盼望，猛覺身上，有些發脹，血脉皆張，有異尋常，手脚也有些發軟，惟恐毒氣又發，萬一暈倒，恐小妹着急，推說想睡一會，便去對面榻上睡下，施展內功，運用真氣，流行全身，覺着漸漸無事，人也復原，便坐起來，往看小妹，居然睡着，似比方才，好了一點，心方稍慰，偶一回顧，林旁似有人影一閃，正待轉身，出林探看，忽見一人，如飛跑來，手中拿着兩個小葫蘆，見而便說，我名陳實，乃李玉琪至交，他在此養病，已有數年，上月才將所用靈藥尋到，製煉成功，化成藥湯，準備今日服用，不料爲救你們，用了點力，急於救人，又跑了一段急路，趕到我家，人便不能行動，他又不放心你們，固執回來，仍在這裏服藥，此時人在後面，因恐你們，等得心焦，催我先來，此藥專治瘴毒，其効如神，服後，祇要一兩個時辰，便可將毒去淨，養上半日，就和好人一樣，說罷，便令阮蓮，喊醒小妹，將葫蘆中藥，對嘴灌下，阮蓮見那來人，也是中等身材，年比主人稍長，也

是一個美少年，人更秀氣，忙即稱謝，將葫蘆中藥，如法與小妹服下，陳實忽然驚道，他說，共有二人中毒，均是女子，我配了兩份藥來，還有病人，如何不見，阮蓮方答，我中毒較輕，蒙李兄給我丸藥，吃完，人便好了許多，今已復原，話未說完，陳實一眼瞥見石桌上，所放三耳陶器，趕過一看，面色驟變，忙問，這裏面的湯藥，姑娘可曾看見有人勸過，阮蓮一聽，便知大錯，又愧又急，當時粉面通紅，方說，那是藥麼，李玉琪已被兩人，搭了進來，看來意是往樓中走去，一見竹榻，空在那裏，忙又放落，陳實滿面愁容，趕將過去，將搭送的人遣走，便和主人，低聲密語，阮蓮知道，方才粗心，把主人的藥，當茶糟掉，再一側耳細聽，才知那藥，十分珍奇難得，主人得有多少年奇疾，病在心腹之間，雖是文武全材，內外功都到上乘境界，無奈有刀難使，稍為用力，人便病到，並還越來越重，眠食不安，後經異人指點，說非千年黃精，和各種靈藥煉成的三陽大力丹，不能醫治復原，這類靈藥，均極難得，幸有幾個好友，將他接來山中，一同隱居，並在花林之中，建了一所樓房，與之養病，一面分頭四出，到處物色，費了好幾年功夫，均未配全，前月聽說，終南山中，有一前輩異人，藏有這種靈丹，如能得到成藥，還可免去九蒸九晒，許多煩勞，已由一個姓畢的和姓歸的同門好友，趕往求取，走了一月，病勢越重，正在愁急，另一好友，恰在無意之中，將最關主要的藥

年黃精得到，在花林露天之下，費了好些心力，連丸藥都來不及配製，剛將精華，提煉成水，準備當夜服下，以求速愈，不料走時匆忙，忘了告知，被阮達誤當茶水，與小妹服下，經此一來，病人毒去以後，雖要多受一夜苦痛，但是此藥，靈效無比，最能強心明目，輕身益氣，服得又多，人好之後，不特延年益壽，從此病毒不侵，並還平添極大神力，小妹固是因禍得福，主人却是危險已極，加以當日救人，又用了力，至多還有數日活命，最難過是，主人好心救人，反受其害，一點也不在意，反而強勸陳實，不要介意，莫被病人聽見，語聲極低，如非陳實，爲友情急，聲音稍高，一句也聽不出，不禁愧憤交集，正在無地自容，小妹耳目最靈，也差不多全聽了去，急得顫聲連呼三妹，阮蓮心更難過，剛走過去，忽聽玉琪笑道，死生有命，小弟爲人，尙堪自信，決不至於真有凶險，二哥高義，萬分感激，還望照我所說，明日送他二位上路，祇求那位姊姊，行時與我一見便了，陳實還未及答，忽聽樹後接口道，恭喜琪弟，天緣湊巧，大力丹已蒙寇老前輩，賜了三粒，我方才趕到，見你不在林中，却有兩位女客，心還驚疑，不料全是自己人，軟床上那位賢妹，正是上次我們所說，改姓爲江的那位師妹，歸途又蒙眇師，聽你病在心腹，賜你一粒小還丹，兩樣靈藥，同時服用，正好却病延年，福壽康強，比我們自煉湯藥，功效更大，救的又是自己人，真乃大喜之事，等這位江師妹，玉

體復原，再作詳談吧，說時，早由樹後，轉出兩人，一高一矮，年約三四十歲，內中一個，正是方才所見人影，是個矮子，身子比江明差不多高，但是短小精悍，動作輕快，雙目神光外射，英氣逼人，二女聞言，喜出望外，矮子隨對陳實道，方才來時，因見內有生人，不知細底，在外偷聽，祇知病人姓江，後聽說起此來用意，才知來歷，因病人不會開口，雖知這位姑娘，是他姊妹，未聽說起名姓，二哥琪弟，可知道麼，阮遠見來人，都在對面榻前，紛紛說笑，興高采烈，自己方才，做錯了事，不是主人，五行有救，幾乎誤了人家性命，自覺慚愧，僵在那裏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聞言，料那來人，必與父親師長，有點淵源，對方祇在樹後，偷聽了幾句，自己不過把由黃山起身，與小妹姊弟同行之事，隨便談了幾句，竟會知道小妹來歷，斷定不是外人，這幾人的氣度談吐，又都光明義氣，由不得心生感愧，連忙就勢走過，笑道，真對不起，小妹一時荒疏，幾乎鑄成大錯，幸而吉人天相，二位兄長，爲友義氣，竟將秦嶺三公，和眇大師的，靈丹靈藥討來，大力丹我尙不知，眇大師的小還丹，曾聽家父說起，妙用無窮，珍貴已極，二位兄長，尊姓大名，可能見告麼，矮子笑答，我知二位，決非外人，愚兄歸福，此是三兄舉定，賢妹尊姓芳名，師長何人，家居何處，可是江師妹同門姊妹麼，阮遠見陳畢二人，也同起立，隨同說笑，神態親切，李玉琪更是滿面喜容，笑答，小妹說

蓮，家住黃山望雲峯，大家姊阮蘭，乃天台山，拈花大師門下，二家姊阮茵，和小姊同胞雙生，從小喪母，蒙義母峨嵋山，白老姑撫養，剛到黃山，隱居不久，陳畢歸三人，同聲響應，你就是太白先生，阮師伯膝下的世妹麼？我等同門弟兄五人，都是雙清老人門下，祇大師兄余一，在此隱居，我四人剛來不久，先恩師歸真，已十年了，阮蓮一聽對方，正是父親常時提起的平生至交，周雲從夫妻的門人，難怪江家姊弟，身世來歷，俱都知道，越發高興，玉琪方告陳實，童一享原說，黃昏回來，此時未到，無人煮飯，余大哥不在家，來時匆忙，忘了提起，最好請歸四哥，辛苦一趟，到余家喊兩個人來，代為準備，忽又趕來一人，正是童一享，身量比歸福，稍為胖點，年紀却輕，神態有點慌張，見面便說，今早出山，中途遇見兩人，形跡可疑，暗中窺聽，竟是芙蓉坪賊黨，說要上黑風頂去，尋那老怪物，因有同伴未到，恐將路走錯，正往回走，聽口氣，彷彿要在這一帶經過，這裏向無外人足跡，如被無心發現，雖未必能知我們細底，終是討厭，隔了這半天，可有人來過麼，說時，看見二女，面容一驚，接口說道，二賊還會提起，諸家遺孤，近在小孤山，江中出現，內有兩個少女，雙眉一黑一白，左右分列，這兩位女客，怎會來此，歸福笑道，七弟就是這樣毛包，我和三哥，早知道了，還沒顧得說呢，你快幫六哥煮飯去吧，這兩位世妹，少時還要吃呢，童一享匆匆走去，阮蓮忙道，

小妹眉毛，正是一黑一白，由小菱洲起身時，方始染黑，並且家姊，和江大姊的令弟江明，也在一起，因在嶺南分手，把路走錯，中毒遇救，蒙李六哥，引來此地，詳情還未及說，想不到賊黨，耳目衆多，我們踪跡，竟被發現，如今家姊明弟，尙在前面，天已將近黃昏，不知他們人在何方，我早留心，始終未聽响箭流星飛過，想必走遠，賊黨就要來此，實在可慮，我意欲請諸位兄長，同往尋找，不知可否，玉琪等四人，忙卽問明來意經過，玉琪方說，三妹不可離開，須要照料病人，以免不便，我請三位兄長，分途前往迎接，就便查探敵人踪跡如何，歸福笑道，六弟之言有理，我已有了打算，可命七弟，多備酒食，款待嘉賓，我們去了，說完，三人匆匆走去，到了林外，分成兩路，陳實往尋阮茵江明，連走兩條，必由之路，均未發現，先疑無意之中，走往余家，因那芳蘭谷，長祇兩里，一眼可以望過，不知二人，坐在溪旁，臨水清談，被山石擋住，以爲人行谷中，斷無不見之理，並又未入內細看，匆匆走過，快要到達，先遇歸福，說敵人並無踪影，天已昏黑，計算途程，也該到達，意欲另走一路，被余一命人追回，正埋怨陳實疏忽，沒有遠出探看，忽然發現一串流星，帶着輕雷之聲，在側面空中飛過，人也快到林內，阮蓮聽得一點响聲，但未看出，見了二人，聽完前情，想取流星回應，也放一枝，引其前來，余一忽又命人趕來，畢定也同走回，說是方才回家，得知救人之事。

因有前輩尊客來訪，不能親來探病，命人趕來，看李玉琪，服藥也未，童一亨可曾回轉，二女瘴毒，是否解去，中途發現流星火箭，先已聽人說起，有好些賊黨能手，要由當地經過，心頗生疑，到後一問，得知細底，便勸阮蓮，不可再放，以防引賊上門，說罷走去，來人也是玉琪之友，但非同門，人甚謹慎，阮蓮不便再發，人去以後，玉琪見阮蓮與小妹，低聲耳語，似頗愁慮，陳實等三人，又奉余一之命，暫停片刻，吃點東西，月光一上，便要往前途探敵，不能再去，惟恐二女心急，笑說，這位老兄，也太小，賊黨不來，山高路險，決看不見，如真由此經過，便不放火箭，也難免於生事，三妹祇管照發，有諸位兄長在此，賊黨尋來，正好除害，怕他作什，歸福笑道，此言有理，我們每日除了種地，就是種花，正閒得沒事做呢，賊黨自投死路，再好沒有，我看令姊他們來路，正是這一面，不久必到，給他一個信號，免得天黑，把路走錯，阮蓮巴不得將流星發出，聞言越覺主人真好，忙取流星，向空發去，小妹人也漸漸回復神智，前後經過個把時辰，所中瘴毒，已解多半，燒已減退，祇是身軟無力，言動艱難，黃精等藥性，又漸發作，周身筋肉脹痛，覺着氣血，流行甚急，雖然難耐，但比方才毒氣未解時，要好得多，第一枝流星，剛發不久，忽然腹痛欲裂，知要走動，又羞又急，勉強提氣，急呼三妹快來，阮蓮早知玉琪暗命童一亨，在樓內準備，木盆，草紙，又燒了一壺

熱水，聞聲會意，隨聽玉琪，急呼七弟，快些出來，又喊三妹，應用諸物，都已備齊，請將大姊抱進，再取熱水應用，祇要把毒打下，便是好人，就是多吃了黃精等藥湯，上來有些疲倦，氣血不調，到了半夜，自會好轉，話未說完，阮蓮看出小妹，頭上直冒冷汗，手脚冰涼，腹中咕嚕亂响，面容苦痛，當着男子，還想強忍，不願前往，知其決難忍受，忙即低聲說道，這位李六哥，志誠正直，樓中無人，患難之中，拘什小節，你我又非世俗兒女，邊說邊將雙手，伸往小妹身下，將人捧起，匆匆往裏走進，樓下明暗兩間，內裏還有一個小套間，似是主人沐浴之所，另一小門，可通樓後，燈已點上，窗也關好，室中放有一個木桶，提手已新被刀削平，桶前還放有一把椅子，上面兩個枕頭，旁邊一個大木盆，中有小半盆冷水，暗忖，這姓董的，看去毛包，心思却細，一個男人家，難爲他想得這樣周到，再看手巾，草紙，一切解手沐浴用具，除便桶是用水桶臨時改製而外，無一不備，桶邊上還放有一圈舊布，心中好笑，剛把小妹被頭去掉，人還未放到桶上，忽聽小妹，急喊不好，已是行動開來，下半身到處淋漓，奇臭難聞，羞得小妹，顫聲急呼，這怎麼好，阮蓮笑說，自家姊妹，這有何妨，大姊解完手，就可洗乾淨，好在還有後門，又有溪水，包你不會被人看出，反正不弄乾淨，也沒法勞動人家，有什相干，小妹又羞又急，無可奈何，祇得聽之，阮蓮一則姊妹情厚，又想

事由自己看花而起，卽此心已難安，如何再避污穢，忙把小妹下衣脫去，放在桶上，且喜上衣沒有沾染，天又溫暖，方說這位姓董的，心思真細，如無這把椅子和枕頭，可以伏在上面，我還沒法離開呢，忽然想起，小妹常說，終身奉母，不再嫁人，今日爲想作成兄弟婚姻，執意分路，才被男子抱走一段，看主人對他，這樣好法，自生重病，將多年心力尋來的靈藥失去，毫不難過，反恐對方聽去，於心不安，方才留心查看，好似全神貫注在大姊身上，目光老是注向一人，當靈藥初失，畢歸二人，未來以前，並有行時要見一面之言，對於自身安危，全未放在心上，分明心生愛好，祇他爲人正直，言行詞色，俱都莊重，不易看出，又不肯冒失，作那非分之想而已，像大姊這樣人，誰見都愛，也是難怪，大姊今日，九死一生，因禍得福，全是此人之力，又被抱了一路，萬一一見鍾情，如何堅拒，照他平日心志，豈非弄巧成拙，反累自己，打破成見，心正好笑，小妹大瀉了一陣，覺着腹中輕快，奇痛已止，祇是腥穢難聞，見他立在面前照應，好生過意不去，人又力軟氣短，低喊三妹，請快取水，容我自己來洗，真太對不起你了，阮蓮見他燈光之下，臉色重由灰白，轉成紅色，知毒已盡，忙將小妹雙手，連身伏倒枕上，試了一試，笑說，不是小妹看花，你還不至受這罪呢，坐穩一點，我取熱水就來，這裏無人走進，放心好了，說罷，探頭往小窗外一看，離後門不遠，有

一深溝，山泉到此，分成兩路，一條沿溪而流，一條作人字形，順着山石，直瀉溝中，珠飛雪洒，水霧蒸騰，斜月昏茫中，看得甚真，少時，收拾起來，連溪水也不致於污穢，心中一喜，匆匆趕出，問知阮江二人，雖然未到，空中方才却有火星微閃，並有輕雷之聲，陳實等三人，因往外面有事，恰巧望見，想必就要尋來，越發欣慰，忙提熱水走進，剛服侍小妹，洗滌乾淨，忽然想起，天氣溫暖，爲圖省便，四人共祇兩個衣包，別時，因小妹還要翻山，上下比較費力，全被江明拿去，下衣已污，沒有換的，想了想，祇得先把屋中，打掃乾淨，將便桶浴盆，拿往後門外面，匆匆沖洗乾淨，將桶盆放在瀑布下面，任其沖瀾，再將下衣絞乾，就在外面樹上晾好，趕進房內，小妹已急得要哭，人又疲倦，不能走動，阮蓮再三勸慰，仍用被頭，將小妹包好，捧到外面軟床之上，見童陳等四人，已全不在，玉琪將面朝裏，知其有心迴避，暗告小妹，也覺這些少年男子，真個難得，阮蓮先去林外，放了一枝流星，回來正將遇救經過，錦上添花，說得主人，好上加好，小妹自然感動，跟着，便見陳實等四人，由外走回，說是方才去往花林深處，同用酒飯，因見世妹有事，又忙起身，探賊防敵，故未招呼，酒食已準備好，本想請世妹一人先用，來時忽見前面，大放光明，仔細一看，光中現出一男一女，好似令姊明弟，相隔不遠，不久必要尋到，等他二人到後，同用也好，阮蓮聞言，忙往

外跑，忽然想起，身有寶珠，何不對照，剛一取出，舉定回顧身後大放光明，先當二人走來，後見阮蓮，也有一粒寶珠，問知覆盆老人，殺蛟所得，正在贊美，玉琪忽令童一亭來說，先聽前面，珠光照耀，還沒想到這等亮法，三妹並未出林，這樣茂盛的花樹，珠光照揚上騰，臥處一帶，已是光明如晝，遠看定必更亮，先未在意，因聽江家姊妹，連聲警告，恐被來賊發現，特命轉告三妹，速將寶珠收起，並請陳實等三人，急速起身，去往前途查看，遇見阮江二人，也請其收珠速來，正說之間，前面珠光忽隱，阮蓮也忙將珠收起，回到林內，等了一陣，正在談說經過，玉琪也轉過身來，由童一亭去準備酒食，將先用碗筷，洗淨備用，一面和二女，問答談話，並勸小妹，閉目靜養，下去還有一點難受，但非痛苦，我也如此，過了今夜，人便復原，並有驚人神力，二女聽他，詞色誠懇周到，十分關切，人又那麼正直聰明，氣度高雅，不覺投機，彷彿良友重逢，並非萍水之交，因陳實等三人，去了好一會，阮江二人，還未見到，恐阮蓮腹飢，便問三妹，可要先用一點食物，二女聞言，心中驚疑，正在商量，令阮蓮出林呼喊，阮江二人，已然趕到，走了進來，先見小妹，病勢不輕，以爲受了重傷，二人全都傷心愁急，趕到身旁，剛在哭問，阮蓮忙把因禍得福經過，詳細說出，小妹被玉琪抱來之事，仍未明言，阮茵心細，方要追問，阮蓮忙使眼色止住，又講前聽覆盆老太公說，蛟珠不

但避水夜明，並能去毒，想不到這樣靈效，早知如此，看花以前，將他取出，大姊怎會吃這大虧，幸而因禍得福，不是這樣，怎會與李六哥，和諸位世哥相見，結爲患難之交，先不知賊黨，要往黑風頂，去尋壺公老人，也由這條路走，他們人多，事出意料，早晚必要遇上，一不小心，便受暗算，今有諸位世哥相助，如能就此除去，豈非快事，否則，因我一念之錯，貪着奇花，闖此大禍，以後拿什麼臉見明弟，和老伯母呢，阮齒料知中間，還有隱情，不便追問，正說，人生遇合，都是前緣，童一亨已將酒菜擺好，來請入座，並說床鋪被褥，少時有人送來，因江大姊，不便移動，須睡軟床，又要露宿，六哥也是一樣，諸位姊妹，和江賢弟，均須在此，住上一夜，方才已託來人帶信，許因六哥所用軟床，還要現製，須用雙層厚布，並有一個網，將人綁住，方免藥性發作，將人滾落地下，力氣又大，難於制服，雖然未必會失去知覺，但是藥力太大，不可不防，所以都要堅牢，不然早送來了，余大哥本定今夜，來此照料，因有前輩遠客新來，不能離開，又知畢歸二兄已回，終有一人留下，我又回轉，他多半不來了，江大姊是女子，我們男子不便招呼，子夜以前，還要吃點東西，我已備好，請二位姊妹和明弟，早點吃完，萬一賊黨尋來，也好殺他一個痛快，四人見他，生得又矮又醜，不似歸福那樣精靈，說起話來，指手劃腳，搖頭晃腦，和黑摩勒的徒弟鐵牛，一樣滑稽，側顧

玉琪，又自坐起，似想陪客，阮蓮知他不宜勞動，忙即勸住，稱謝不已，玉琪祇得應了，三人剛一坐定，阮蓮偷覷玉琪，常朝小妹偷看，面色似喜似憂，似想心事，中間又把童一亨，喊去耳語，聲音甚低，彷彿聽到，江家姊妹，服藥太多，可將那粒丸藥，放在粥內，更見靈效，並免少時，藥性大發，難免受苦，一亨意似不捨，說此藥共祇一粒，如何送人，玉琪似有怒意，又低聲說了幾句，毫未聽清，一亨方始應聲走去，因玉琪雖是客居，乃主人余一同門弟兄，山中土地肥美，出產豐富，又有魚塘，百物皆備，方才來人，帶來許多酒肉菜蔬，一亨烹調又好，擺了一桌，甚是豐美，一亨已先吃過，並未同坐，却在一旁，添飯端菜，往來奔走，又去備好兩湯，周到已極，三人實不過意，再三推謝，玉琪連說，自己弟兄姊妹，你們初來不熟，並非客氣，明日如其不走，便是大家動手，七弟和我，患難骨肉，生死之交，平日形影不離，無異一人化身爲二，他就是我，不必客氣，後又談起，一亨乃玉琪另交好友，並非同門師兄弟，生有特性，祇服玉琪一人，無論何事，奉命必行，別人就差得多，三人見他，人極天真粗豪，却又聰明精細，時候一久，俱都喜他，吃完，天已深夜，陳實等三人未歸，衆人床榻被褥，已由余家，命人送來，玉琪所臥軟床，須懸兩樹之間，樹幹既要堅實，相隔又不宜太遠，內有二枝，均離小妹太近，玉琪執意不肯，後來阮蓮，看出玉琪避嫌，再三勸說，我們都是

自己人，又非世俗兒女，患難之中，有什拘泥嫌疑，我們已多愧對，又不知藥性發作，是何光景，再如爲了我們受累，心更難安，並非兩床，都在一起，何必如此固執，小妹本就覺着對方人好，再見一亨，拿了軟床，束尋西走，忙個不已，除却近處幾枝花樹，均不合用，玉琪似不願離開當地，想命一亨，掛在對面高枝之上，一亨力說，樹枝太弱，恐吃不住，並且一高一低，相隔太遠，好些不妥，雙方爭執了兩三次，玉琪面色已轉深紅，料知藥性，將要發作，越覺不好意思，轉念一想，自從奉母流亡，隱居富春江上，先以打魚爲生，家貧母病，又不敢出頭露面，尋訪諸位父執老輩求助，又受牙行欺凌，不許上岸賣魚，每日出沒烟波，向往來舟船，兜賣魚鮮，不知受了多少小人惡氣欺侮，幸遇虞舜民，將母女二人，接往他家，方始苦盡甘來，由此深居簡出，不知不覺，染了大家閨閣之氣，不喜和男子，常在一起，尤其今日，格外怕羞，身受主人救命之恩，如何反使爲難，忍不住接口說道，小妹此時，周身酸脹，氣血流動越快，藥性恐要發作，六哥高義，萬分感激，彼此均在病中，何必拘什小節，掛在近處，彼此談天，也方便些，玉琪對於小妹，原是一見傾心，自然愛好，始而祇覺對方，容光照人，從所未見，人素端正，並無他念，等將人救到林內，放向軟床之上，不知怎的，越來越愛，雖然極力討好，連病體也不顧，便往余陳兩家，取藥尋人，也祇覺得，這兩個少女，美豔

如仙，英姿秀發，心生憐愛，慘死可惜，急於救人，並無別的意思，及至病發昏倒，陳實勸他，就在余家靜養，命人將黃精所煉藥湯取來，另命人往救二女，不知怎的，心思不定，剛一閉目，對方娉婷倩影，和方才雙手捧抱之景，老是湧上胸頭，固執同去，後被人抬送回轉，見小妹臥在原床之上，宛如海棠春睡，人更嬌豔，忍不住多看了兩眼，忽然警覺，自己仗義救人，如何生出雜念，忙自收攝心神，不再偷看，跟着，歸畢二人趕來，得知小妹身世，正是近來，常聽人說的奇女子，越發心生敬愛，由不得又偷看了好幾眼，加以靈藥，失而復得，反多了一粒小還丹，心中喜慰，但知對方，明日病好復原，便要起身，從此人面天涯，唔對都難，每一想到會短離長，心便有些發酸難過，繼一想，他是俠女，我也英雄，這等天仙化人，能得一見，已是奇緣，不應再有他念，何況對方，親仇未報，我又有恩於他，詞色舉動，稍爲失檢，便有挾惠之嫌，招人輕視，豈不冤枉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一涼，剛把雜念去掉，無奈情芽正在怒生，怎麼也強制不住，耳目所及，全在對方身上，始而自知不合，還在暗恨學養不够，定力不堅，平生自負奇男子，如何剛見美色，便自忘形，再一轉念，絕代佳人，有如傾國名花，稍爲觀賞，有何妨害，相愛不在婚嫁，祇無他念，無傷大雅，這樣着意矜持，反欠光明，轉不如從容說笑，行所無事，顯得自然，以後有緣再見，固是快事，就是一別天涯，相逢無

日，有此一會，也足記念，永留回憶，豈也不好，何苦自尋煩惱，將這最難得的半日夜光陰糟掉，祇管胡思亂想，於事無補，主意打定，便和二女，談說起來，阮江二人一到，談得越發投機，祇是心情矛盾，雖然拿定主意，不再亂想心事，可是一到對方身上，便格外留心，無論何事，都惟恐對方不高興，更恐自己心事，被人看出，詞色之間，自然有點異樣，阮菌江明，還覺得，小妹感恩心切，又聽阮蓮，方才之言，有了先入之見，玉琪人又極好，以爲師門淵源，互相投機，別無他想，自更茫然，祇阮蓮一人，旁觀者清，暗中好笑，玉琪也不知道，本恨不得兩床隔近，可和小妹相對，稍爲親近，但恐多心不快，執意不肯，及聽小妹開口，忙即點頭，阮江等三人，見他先和一亨，爭執甚烈，大家勸說，均不肯聽，小妹才一開口，立時應諾，連說也好，再看那床，就在小妹的斜對面，一亨好似故意掛高了些，雙方正好相對，相去不過丈許，江明還不以爲意，阮菌便覺有些奇怪，再見妹子，目視玉琪，抿嘴暗笑，想起初來所聞，忽然醒悟過來，假作有事，將阮蓮喊到樹後無人之處，問知經過，想起日間，小妹，執意分手之事，不覺有了主意，忙告妹子，千萬不可露出，也不要將玉琪抱走詳情，告知大姊，此人實在真好，大姊如肯嫁他，天生佳偶，不過用情太熱了些，大姊爲人，外和內剛，又有終身不嫁之言，此時爲之作合，一個不巧，反而誤事，你太愛笑，容易露出破綻，最好不

要管他，阮蓮想起，日間分手情景，心方好笑，江明忽然在喊三姊，阮蓮忙即回走，見江明背向來路，並未深入，問知小妹，請其就去，笑說，我姊姊在林中望月，明弟還不快去，江明正想和阮茵商量，夜間來敵，如何應付，忙往林中跑去，阮蓮回到小妹牀前，聽小妹低聲一說，才知方才一陣風過，將被角吹開，幾乎把腿腳，露出在外，這才想起，藥性發作，周身酸脹，當着人又不好說，忘告阮蓮，將包中小衣，取來穿上，請其設法，阮蓮看出，回來之後，小妹對他，情更親切，心中高興，一摸頭上，雖然發熱，額筋亂跳，問知周身皮肉發脹，氣血亂竄，到處發熱，並不十分難過，手脚已能轉動，回顧童一亨，收拾器具，往洗未回，玉琪似恐被人看出，並防小妹，有事避人，已將身子，翻朝裏面，心想此人，真聰明知趣，忙將包裹打開，取出一身中小衣和襪子，手伸被內，代小妹穿好，走往後門一看，濕衣已然快乾，祇鞋子尚濕，看去明日，也不會乾透，暗忖大姊，明日沒有鞋子，如何上路，忽見童一亨，由水旁端了好些盤碗走過，見阮蓮對鞋出神，笑說，大姊鞋子，不好穿了，方才我和六哥說過，已託陳二哥想法，他知余家人多，這裏婦女，都是大腳，容易尋找，二哥如同，必有幾雙帶來，我想總有一兩雙合脚的，祇沒有這好罷了，阮蓮稱謝回走，想起李童二人，都是那麼細心，一個男人家，什麼都想得到，大姊這雙快鞋，雖是特製，連日山中奔馳，業已穿舊，如其

合脚，和主人多討兩雙，途中好換，可見初次出門的人，一樣不會想到，途中便要爲難，剛出樓門，便聽玉琪，高呼七弟，一享立即奔出，手裏拿了一面繩網，先將玉琪身子放平，全身網緊，再告阮蓮，令將軟床下面繩網解開，將小妹如法裹緊，不可太鬆，不多一會，藥性便要發作，阮蓮如言，將人網好，一問小妹，答說，方才那股熱氣，業已灌滿全身；方才玉琪詢問，料是藥性將發，他也初次經歷，祇聽人說，藥性大發之時，周身精血暴張，神力如虎，本身真力真氣，上來如果不善運用，與之相合，便要互抗，由不得奮身跳擲，無人能制，甚而發狂，都在意中，但是無妨，經過個把時辰，周身真氣，自然融會貫通，脹消酸止，養息半日，便是好人，由此外表，仍和平常一樣，力氣却大得出奇，你見我面上紅色，略爲變紫，可將桌上，所溫薄粥，與我吃下，便可無事，江明，阮齒，穿林走來，聞言一看，小妹全身，已被網緊，祇露一頭在外，因聽阮蓮，暗中告知，粥中還有一丸靈藥，惟恐有失，笑問六哥，病人先吃點粥可好，玉琪微一尋思，答道，先吃無妨，能在發作以前吃下，痛苦可以立止，如先吃下，不經過病人一番跳動，恐怕先將藥性解去一些，將來氣力增加，不如預料之大而已，小妹便問，粥中也有藥麼，玉琪知道走口，還未及答，一享在旁，便說此藥，名爲清寧丹，乃一位老前輩所賜，專爲六哥，藥性發作，止脹止痛之用，因恐大姊，女子嬌柔，萬一到時，

不能忍耐，強自掙扎，被網勒痛，命我放在粥內，小妹聞言，忽然想起初醒時所聞，玉琪失去珍藥，毫不悔恨，祇想走時，與他見上一面之言，心中一動，將頭一偏，雙方目光，恰好相對，覺着對方神情，十分關切，不禁面上一紅，猛覺周身氣血，竄得利害，好似三四條大小長虫，在筋骨中，東衝西突，上下急走，不禁噁了一聲，江阮三人，忙趕過去，見小妹面色，已由紅變紫，玉琪一聽，忙說，藥性不應發作這快，想是吃得太多，先又中毒之故，請快將粥吃下，不要等了，小妹因覺粥中靈藥，原為玉琪所備，如何捨己從人，還待推謝，玉琪昂頭急喊，我已服了一粒小還丹，比比更好，決可無慮，大姊不必顧我，阮蓮接口說道，六哥好心，却之不恭，所說也是實言，報德方長，大姊吃吧，說罷，已將粥喂入小妹口中，小妹還想二人分用，不料阮蓮，早聽出大力丹的妙用，中間雖有一點痛苦，與人無傷，有心代玉琪賣好，以使小妹感動，口中答應，喂之不已，小妹腹中本空，那粥又香又甜，吃下去舒服已極，共祇兩小碗，一氣吃完，才知一人享受，心甚不安，正在低聲埋怨，三妹不應專顧自己，不顧人家，忽然瞥見，燈月交輝之下，玉琪一張白裏透紅的俊臉，也漸轉成紫色，正和一享耳語，似在爭論，埋怨玉琪，不應將藥送人，自己受罪，玉琪好似不耐絮聒，有了怒意，一享方始住口，自己身上，也更脹痛，但是還能忍耐，心正不安，眼看玉琪，面色已成深紫，雙

目外突，周身顫抖，似在運氣相抗，痛苦不堪神氣，一享忙趕上去，將其抱住，回頭喊了一聲，方才送床的兩個壯漢，便由林外奔進，一同將人抱住，由此玉琪，周身抖得更加利害，不時掙扎，力氣甚大，雖然身被網緊，又有三人，將他抱住，那條軟床，仍是搖晃不停，兩面花樹，一齊震撼，樹上繁花，受不住猛烈震動，殘英片片，紛落如雨，耳聽玉琪，顛聲急呼，二位妹子和明弟，快將大姊抱住，留心照看，最好學七弟他們的樣子，隨同大姊掙扎，將他力氣卸去，不要死抱，否則，此網雖是特製，仍易掙斷，祇一脫身沾地，任性所為，便不免於受傷了，小妹見他，自身痛苦，已似不能自制，心心念念，仍在自己身上，呼聲那麽顫抖，時斷時續，還在說之不已，同時，覺着自己身上，方才脹痛，反到減退了些，氣血雖仍周身亂竄，並不難過，熱得也頗舒服，比起方才難受，迥不相同，知是那丸靈藥之力，相形之下，越發過意不去，忍不住接口答道，六哥放心，小妹蒙你捨己從人，脹痛已消多半了，說時，瞥見玉琪的頭，不時猛力昂起，彷彿周身，都是痛苦，臉已漲成猪肝色，目光却不時注定自己，回憶前情，心又一動，不禁又急又愧，又覺對方可憐可感，心亂如麻，也不知如何是好，又覺阮蓮可恨，不應如此，承了人家這大的情，這不比無心相救，人所同情，將來如何報答，心正煩亂，阮蓮見他，望着自己，雙目微瞋，似有見怪之意，心中好笑，故作不知，笑說，大姊仗着靈

丹之力，想已無事，何不將內家氣功，運行一遍，如能當時會合，豈不好得快些，小妹本得師門真傳，近日功力越深，聞言，立被提醒，心想，事已至此，急悔無用，忙把心神鎮靜，試一運氣，果然如魚遊水，當時貫通，周身舒暢已極，祇酸脹還未全消，料已漸入佳境，便命鬆開，三人還不放心，待了一會，見小妹面色轉好，青筋已平，脹痛全消，燒也退盡，知非虛語，再看玉琪，苦痛彷彿更甚，四人均不過意，阮蓮心想，早知清寧丸，如此靈效，二人分吃，想必一樣，方自後悔，忽見陳實跑來，手裏拿着大包袱，說是余一所贈，因聽江氏姊弟來此，還有阮家二位世妹，本想起來拜望，請往余陳兩家，盤桓一二日，等江世妹，病體復原再走，不料那位前輩遠客，竟是爲了那批賊黨而來，到了半夜，方始明言來意，指示機宜，命余一和同隱諸好友，朝賊黨來路迎去，中途遇見畢歸二人，正和羣賊動手，上前相助，陳實也由別路趕到，殺了一賊，歸福又用兩根護手三稜刺，連傷三賊，爲首一個力氣最大的，又被余一一寶刀，將所用千斤練子流星斬斷，斫傷大腿，眼看倒地，忽聽一聲怒吼，由斜刺裏山崖上，飛來幾團寒光，乃是昔年山東路上大盜，鐵彈子霸王強天生，此人力大無窮，比洛陽三傑一雄，還要力大凶猛，頸間所掛純鋼打就的連珠彈，共有六七十顆，每個約有拳頭大小，一發就是三粒，向無敵手，遇到強敵，更要雙手齊發，更無倖免，多好的硬功，被他打上，也是筋

斷骨折，休想活命，余一如非武功高強，所用又是一口寶刀，本非傷不可，頭一彈飛來，不知利害，橫刀一擋，雖未打中，震得虎口酸麻，手中寶刀，幾乎打落地上，剛把先後六粒鐵彈，勉強避過，崖上強天生，同了兩個最利害的老賊巨盜已同縱下，下餘還有七八個賊黨，均沒想到，會有大援起來，凶威重振，齊聲喊殺，要爲四賊報仇，余陳畢歸等四人，連同去親友，共有十一人，雖都能手，但那三個老賊，十分利害，眼看快落下風，並有兩人，爲賊黨暗器所傷，那位前輩異人，原說萬無敗理，不知何故，不肯出場，後來三個老賊，又出於意料，敵人已將轉敗爲勝，但不甘心敗退，正在苦鬥，崖上又有兩條人影飛落，男女二人，一老一少，一到先和賊黨打招呼，自稱獅王雷應，同了女兒玉鈞斜雷紅英，要爲雙方解圍，兩罷干戈，衆人方覺自己這面，祇有兩人，受了輕傷，賊黨先後，死傷了六七個，如何罷手，雷氏父女，分明偏向自己，便把先遇賊黨，如何仗勢行凶，說了出來，這一起賊黨，雖是芙蓉坪老賊手下，並不是往黑風頂去的那幾個，因在昨日，接到鐵羽飛書，緊急傳牌，說這艘遺孤，到了小孤山附近，祇在江中坐船，出現了一次，以後便無踪跡，新近才聽人說，這些新出道的少年仇敵，已打算在江湖上走動，內有數人，他往武夷一帶走來，命其就地留心，四路查探，這些都是江浙兩省，綠林中有名人物，得信之後，紛紛出動，到處搜尋查探，無意之中，由附近

一座峯崖頂上，發現余陳諸人所居繡雲莊，錦楓坪一帶，風景清麗，並有好些人家田園，與尋常山村，迥不相同，後又看出當地四面都是危峯峭壁，亂山雜沓，地勢十分隱僻，幾條入口，不是森林蔽日，黑壓壓不見天光，便是草莽縱橫，蛇虺四伏，形勢奇險，路更崎嶇，如非由峯頂下望，便由當地走過，也看不出，左右連個樵夫藥客，都未遇到，斷定主人，不是異人奇士，便是前朝遺民，隱居在此，因見土地肥美，出產衆多，山清水秀，美景無窮，不由動了貪心，欲往窺探，對方如非好惹，便作無心路過，假意結交，打好主意，再行發難，如是山中隱居的尋常人民，當時動手搶殺，再將離此一二百里的幾處賊巢搬來，據爲己有，本沒安什好心，不料日間，在附近山中探尋途徑，跡已被對頭發現，因那一帶，地勢險僻，歧路甚多，所行均是野草灌木叢生的鳥道羊腸，無人荒徑，從高下望，彷彿有路可通，真走起來，却是阻礙橫生，舉步艱難，好容易尋到日間，江阮四人，所走路徑，見月光甚好，又在一處山石上面，拾到一點，前人吃剩下來的山糧肉骨，看出人剛過去不久，越發得意，以爲夜裏尋去，不問文做武做，均有話說，正在議論，到後如何下手，畢歸二人，早在高處發現賊黨，立由橫裏繞出，本想引逗，賊黨偏不知利害，倚仗人多，持強喝問，言語不合，動起手來，二人雖然衆寡懸殊，但都極好輕功，地理又熟，並未吃虧，跟着，余一便帶人趕來應援，打在一

起，爲首三賊，都和雷應相識，雖知不是好惹，但聽口氣，偏向對方，再想起近聽人說，雷應父女，在金華北山會上，已和敵人，打成朋友，越發有氣，剛說了幾句難聽的話，雷應父女，立時翻臉，幫助衆人，動起手來，因三老賊，都有一身驚人武功，內中兩人，更具神力，仍祇打了一個平手，惡鬥了一陣，正在相持不下，忽聽遠遠有人發話警告，聽去也像一個老賊，三老賊立時不戰而退，祇將先那幾個賊黨，殺傷殆盡，正想往追老賊，雷氏父女，再三勸止，說三老賊，雖然是往黑風頂去，此行決難成功，方才隔山警告的，乃他同黨，本領驚人，外號通天神猴，最是凶險，但他近年，輕易已不出手，你們不認得他最好，不可招惹，今夜指點你們殺賊的那位老前輩，必有成算，此時不肯露面，許有深意，好在這一批賊黨，幾個能手，死傷殆盡，就想報仇，也等這三個老賊，黑風頂歸來之後，比時形勢，必有變化，決可無妨，請各回去吧，老夫父女，也許能爲諸位老弟，稍效微勞，去往前途，相機行事，歸告那位老前輩，我託他的事，務請費心，感謝不盡，如見江明，並請致意，聽口氣，好似衆人細底，和江阮諸人，已來此間，俱都知道，余家今日來的那位老前輩，也似先就見過，並不訂有約會，問他何事，也不肯說，各自走去，趕到余家，陳實聽童一亭所說，知道衆人，所帶衣履不多，好在同隱人家，均有少年男女，又多富有，忙命人選了好幾身未穿過的送來，請衆隨意

取用，阮蓮便代小妹，挑了兩雙鞋襪，與他穿了一雙，把剩下的，全數退回，告以衆人，都不缺用，敬謝盛意，小妹覺着體力已復，祇周身筋肉，微微有些發脹，忙令江明，將網揭去，縱身下地，想往玉琪牀前探看，忽見陳實，正將一亭等三人喊開，獨自上前，將玉琪抱住，周身按摩，一面附耳低語，不便走近，剛一停步，猛覺上重下輕，兩腿有點發飄，才信玉琪先前所說，須到明日才能起身之言不虛，途程行止，九公均經指定，不能錯過，就早起身，到了小盤谷，也難再進，便往一旁坐下，玉琪似見小妹下牀，有些着急，忙喊大姊，雖服清寧丹，復原得快，藥力還未發透，要到明日，方能生出真力，最好安眠，如嫌軟床不舒服，請去竹榻之上，睡上一會也好，諸位姊姊明弟，前途尙遠，不將神養好，如何上路，何況賊黨，也要前去，好些可慮，牀被已由七弟備好，我方才豈有一點難過，此時已漸轉好，陳二哥又奉無髮老人之命，傳了手法，爲我按摩，脹痛漸止，難關已過，請諸位放心，分別安歇吧，小妹見他，面色由紫轉紅，目光漸漸復原，身已不再跳擲，也頗忻慰，聞言，覺着前途，都是險路，不少危機，果須睡足，養好精神，以便應付，便向玉琪：謝了救命之恩，和諸位兄長盛意，再令阮江三人，入樓安眠，童一亭在旁接口道，我們四人，有三個要回余家，我照例守夜，樓中無人，明弟可睡樓下，阮家二位妹子，同住樓上正好，小妹本想到樓中，安眠一夜，因聽

陳李童三人均說，服完黃精，須得一點露水氣，不宜睡在樓內，天明還要起來用功，呼吸清氣，玉琪每日，睡在露天，便是爲此，服藥七日之內，均須野宿等語，小妹祇得罷了，阮蓮見小妹沉吟，不等開口，便先說道，我看軟床舒服，大姊仍睡上面，我將竹榻搬來，放在一旁，陪你如何，阮茵江明，也想露宿，小妹因樓中床已搭好，惟恐主人費事，再三勸止，四人分別安眠，小妹仍回原床，合衣而臥，剛把眼睛閉上，因玉琪，人未復原，心中不安，偷眼一看，見陳實尙在按摩，不時耳語，玉琪偶然回答，將頭搖搖，意似不肯，語聲極低，目光老注在自己身上，忽聽陳實情說了世妹二字，底下一句也未聽出，猛然心動，回憶前情，忽想起此人對我，好似格外關心，是何原故，男子多半好色，莫要有什念頭，越想越疑，幾次暗中偷覷，玉琪目光，均未離開，不由生出反感，心中有氣，冷笑了一聲，便把雙目閉上，打算睡上一夜，明早起身，離開此地，免生枝節，心意祇管拿定，對於玉琪，有了憎意，不知怎的，思潮起伏，老是不能定心入夢，稍一轉念，黃昏初醒時，玉琪被人拍來，聽說救命靈藥，被人失去，毫不在意，反恐對方不好意思，不令別人多說，祇想走時，見上一面，以及後來，捨己從人，甘受苦痛，一面仍在關心自己病狀，經過情景，相繼湧上心頭，由不得又往對面偷覷，見玉琪將臉朝天，正和陳實說笑，並說，大姊，此時沒有變化，明早必能起身等語，並無一句

想要挽留之言，彷彿先前注目，全是爲了關心病狀，又覺對方，正人君子，全是好心，自己不該多疑，不料阮蓮在旁，看出小妹不快，朝對方使了眼色，玉琪何等聰明，見阮蓮暗打招呼，知道心事，已被看破，雖然有點內愧，心中却是驚喜交集，立時改口，表示無他，小妹不知對方，情根牢固，便自己無形中，也在搖動，還當方才不該誤會，錯怪好人，疑念一消，回憶對方的人品氣度，談吐行爲，無一不好，反更增加好感，覺着男子好色，人之常情，何況對方，又救了自己性命，情意如此深厚，自己終身不嫁，他怎得知，易地而居，我是男子，遇到這樣機緣，也難保不生妄念，他祇多看了幾眼，並無失禮之處，何必如此厭恨，日後萬一挾惠而來，有什意思表示，也可婉言相勸，告以心志，如不聽勸，至多避開，不去理他，還能把我怎樣，想到這裏，心神略定，藥力逐漸由上而下，周身溫暖，比前舒服得多，運用內功一試，果然真力加增，比前大了不少，稍爲疏忽，便難調勻，驚喜交集，知道此舉，關係不小，以前常聽師長說，自己人雖靈慧，並有毅力恆心，用功極勤，無奈限於天賦，先天真力太差，師長專命做那紮根基的功夫，便由於此，從小苦練，十多年的苦功，新近又得了一口寶劍，雖經高明指點，學成劍術，昔年所學，已全部貫通，據母親和司空老人考驗，仍是不耐久戰，缺少長力，如非學會猿公越女雙劍合璧連環二十七式，驟遇強敵，能否勝任，尙還難料，想不

到無意之中，有此奇遇，憑自己所學，再要加上許多真力，祇練上三五個月，將來手刃親仇，決非無望，越想越高興，惟恐疏忽，自誤良機，重又用起功來，阮蓮斜倚竹榻之上，見小妹不再睜眼，似在閉目養神，又似睡熟神氣，再看玉琪，雖因暗中警告，將面朝天，不時仍要朝小妹偷看一眼，一會，陳實走開，人也漸漸復原如常，面色由紅轉白，先是雙眉緊緝，似想心事，忽似有什感覺，將身側轉，由此目光注定小妹身上，偶向自己露出求助之容，心想此人，用情頗深，但是人心難測，相識不久，此時還不宜露出暗助之意，再者，小妹心情，也還不知，他先因玉琪看他，面色不快，後便閉目不理，不問真睡假睡，神情均頗冷淡，以前又有終身不嫁之言，我還是謹慎些好，免得把話說明，兩頭爲難，心念一轉，便裝不解，也將雙目閉上，偷覷玉琪，似有失望之容，隔了一會，小妹仍無動靜，玉琪忽然低呼七弟，隨聽一亨趕過，玉琪低聲悄說，諸位姊妹，忙着趕路，明日午後，恐要起身，可告余陳諸兄，備一桌酒，明日由我陪往余兄家中餞行，最好請余大哥，抽空先來一次，陪客同去，你到天明喊我，並請大姊起身用功，我要睡了，阮蓮聽出玉琪，好似醒悟，不應墮入情網，知他人本光明正直，雖然一見鍾情，愛到極點，但知對方，不是尋常女子，他又有恩於人，如有他念，便是挾惠而求，意欲斬斷情絲，改以嘉客相待，心想像大姊這樣人，連我姊妹，見了他，都恨不能

終日如影隨形，頂好一時也不要離開，何況你們男子，這還是在病中相見，沒看出他許多好處，別的不說，單他那樣溫和聰明的性情談吐，彷彿是一大塊吸鐵石，具有極大潛力，人一見面，不知不覺，被他吸住，你又這樣愛他，明早起來，雙方見面，你要捨得，從此分離，不再見面，那才怪呢，阮蓮雖祇嚙了一口藥湯，藥力不大，也有一點感覺，身上微微發脹，經此半夜，藥性已過，人也有了倦意，見衆人全都閉目安臥，陳實和方才二人，早已走去，祇童一享，懶坐玉琪床邊，倚樹而臥，也似睡着，月光已斜，滿地清陰流動，花影零亂，顯得小妹床前，兩盞燈光，越發明亮，四外靜悄悄的，便將雙目一閉，也自沉沉睡去，夢中間得有人說笑，睜眼一看，天已大亮，玉琪小妹，正在林中空地上，各用內功，呼吸朝來清氣，吐故納新，江明阮茵，正在一旁漱口，營中石桌坐具，已全移開，男女二人，都是容光煥發，精神百倍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雙方，所學不同，各有專長，正在互相指點，玉琪一面應答，滿臉却是喜容，高興已極，祇童一享，睜着一雙睡眼，招呼來客洗臉，一面準備早點，忙亂不堪，想起昨夜情景，二人不知是誰先醒，如何這等投緣，可惜沒有看見，悄問阮茵江明，也是剛起，因聽外面，掌聲呼呼，驚醒一看，二人已在練習武功，並還打過對子，故意笑道，六哥何時醒來，也不喊我一聲，玉琪知他，靈心慧舌，心事已被看破，恐其不決，忙說，我下床時，天未

透亮，正喊七弟，升火燒水，不料大姊，自在床上用功，並未真睡，見天一亮，便起身，最可喜是，大姊共祇半夜功夫，人便復原，如非龍九公路單，有一定住處，此時起身，均可無害，由此起七日之內，藥性逐漸發透，真力與日俱增，並還免去好些苦痛耽擱，暫時遇敵，祇管動手，越跳動越有益處，祇惜見面不久，就要分別，不知何日，才得相逢而已，因見三妹，累了一日，睡得正香，大姊想你多睡一會，沒有驚動，並不是我的意思，請勿見怪，阮菡江明，見他不住陪話，惟恐阮蓮怪他，同說，六哥太謙，那有見怪之理，阮蓮心裏明白，見玉琪說時，有點情急面紅，越發好笑，也未開口，二人連練了兩個時辰，日光早已升高，阮氏姊妹和江明，已先吃過早點，還未停手，後來還是小妹，腹飢難忍，意欲少息，玉琪方說，小弟真個荒疏，忘了大姊，昨夜未用什麼飲食，不過吃完，不能就練，等余兄他們來了再說罷，便陪小妹入座，吃完早點，又往附近花林中，遊玩了些時，余一，陳實，畢定，歸福，方同尋來，說無髮老人已走，衆人原想往見老人一面，聞言，好生失望，余一和玉琪，身材差不多，人雖中年，英氣勃勃，賓主十人，甚是投機，略談片刻，余陳二人，便請來客，同往赴宴，阮蓮見童一亨，也跟了來，笑問你也同去，誰看家呢？一亨笑說，休看這裏，荒山野地，自從陳二哥來後，同了諸位兄長，開荒搜殺，方圓百里內的野獸，差不多被我們殺光，外人更走

不到，便是昨夜賊黨，也未被他深入，六哥在此養病，原是暫居，余陳二兄那裏，風景更好，六哥病愈之後，就要搬回，同享清福，少時便有人來拿東西，用不着再來了，衆人邊說邊走，余陳諸人，因聽無髮老人說起，江氏姊弟，身世經歷，比近日所聞，還要詳細，互相稱贊，玉琪對於小妹，情有獨鍾，更不必說，小妹因昨日後半夜，用功時，不聽玉琪勸靜，早來起身，彼此對面，覺着玉琪，少年英俊，相待雖極優厚，言動拘謹，除對自己，格外關切，並無絲毫失禮之處，又是那麼文雅溫和，老誠已極，後來同練武功，見他所學，另有專長，易攻易守，乃峨眉派嫡傳，剛請指點，立時應聲，儘量施爲，毫不掩藏作僞，並說，此是師門嫡傳，變化甚多，別位師兄，均未得到真傳，雖然年輕，因得師長鍾愛，所學最多，無奈身染奇疾，病在心腹，不能用力使氣，內有好些手法，又非口傳，所能學會，中祇余一，得了一半傳授，學時，絲毫不能疏忽，原定病愈之後，與衆同門，一同學習等語，自己一個外人，彼此師長，雖都相識，門戶不同，難得這樣盡心，知無不言，就這一早晨，得了不少益處，再想命是此人所救，一點也不居功，不由情分漸厚，疑念全消，踪跡上便親密起來，余陳諸人，因受無髮老人指教，本有用意，上來一同說笑，走不多遠，漸漸兩三人做一起，分散開來，阮蓮見阮菡江明，好似昨日約好，上來便自分開，一個同了畢歸二人做一路，一個先和小妹玉琪余一

四人，並肩說笑，走不多遠，余一忽然借故離開，去和陳實，走在一起，阮蘭似因李江二人，越來越親近，不願夾在當中，退將下來，恰巧江明，因見畢歸二人耳語，恐有什事，也退將下來，恰巧對面，互相說笑了兩句，便同前進，不知不覺，又聚在一起，由此如影隨形，不再分開，李江二人，談得正在興頭上，自然做了一路，於是四人做成兩對，想起姊妹二人，何等親愛，便是江家姊妹，平日對我，也比骨肉還親，他自家弟弟，患難同胞，更不必說，一旦各人有了情侶，祇願自己說笑高興，更無一人理我，連招呼都沒有一句，而這幾個主人，彷彿預先商量好似的，口說陪客同去，祇玉琪算是陪着小妹，餘人全都自顧自走開，相隔少說都在丈許以外，剩下自己一人，孤孤單單，想起又氣又笑，暗罵這般男人家，一個好東西都沒有，越有本領的人越壞，忽聽身後，微微嘆息，回頭一看，正是童一亨，手持一支月牙鉤，跟在後面，好似有什心事，一張又寬又扁的臉，配着細眉大眼，凹鼻闊口，和一雙又厚又大的耳朵，搖頭晃腦，縐着一雙細長眉毛，形態越發醜怪，由不得啐了一口，正沒好氣，忽然想起此人甚是忠實，昨日累他，忙了一夜，今早天還不亮透，便起來燒水煮飯，服侍大家，和奴僕一樣，人家一番好意，都是一樣人，不過生得矮小醜陋，如何對他這樣討厭，再看一亨，從頭到腳，已全換上新的，貌雖醜怪，人却收拾得乾淨已極，連腳底一雙半舊快鞋，也無絲毫

塵污，回憶前情，不好意思不理人家，故意又啐了一口，然後回身問道，你怎不和他們一起，落在後面，又無敵人，手拿兵器作什，一亨見阮蓮，似有厭恨之容，本想往旁避開，忽見改容笑語，轉身喜道，三妹你不知道，我從小孤苦，受盡人間惡氣，幸蒙六哥，由地獄中，將我救出，傳我武功，才有今日，我當他親哥哥一樣，自比別人恭敬聽話，諸位兄長，待我雖好，但我自知貌醜，慌張，平日老和六哥一起，他們人太聰明，好些事我做不來，更不會用心思，無形中顯得疏遠，其實，還是自家弟兄，並無親疏之分，平日我和六哥，形影不離，今天他有了朋友，好似不喜有人在旁，故未上前，又知這一帶，毒蛇頗多，最利害一種，名叫五寸紅的小毒蛇，身子並不大，藏在深草裏面，看去和死了一樣，忽然竄起，將人咬住，便將他斬成好幾段，也不會鬆口，牙齒又尖又毒，一咬上人，便深嵌入骨，難於去掉，幸而這東西，夜伏晝出，否則，更是討厭，祇我歸四哥，有法子除他，余陳二兄，雖有解藥，被他咬上，也是討厭，那長期的苦痛，先吃不住，因這東西，照例等人走過，方由後面竄來，咬住不放，我恐三妹，爲他所害，故此跟在後面，阮蓮祇覺一亨心好，也未想到別的，邊談邊走，時候一久，不由去了厭惡之念，快要到達，余陳畢歸四人，漸把脚步放慢，等後面六人跟上，重又合成一路，所行也是一條山谷，前後十人，分而復合，極爲自然，除阮蓮外，誰也不會看出主人是

故意，那山谷長祇一里，形勢險僻，盡頭還有一座危崖，與兩旁峯林相連，看去無路，入口門戶，便藏在危崖之下，外觀彷彿大片花草藤蔓，到時余一，趕上前去，由花草叢中，拉起一個鐵環，一扭一拉，那嵌在當中，約有七尺方圓，厚達兩三尺，上面滿生花草的一扇花門，隨手而起，現出一個半圓形的深洞，走進五六丈，便到外面，眼前條地一亮，腳底現出大片田野，這才看出，余陳二家所居，乃是南山中的一片盆地，四面都是峯巒圍拱，當中地勢凹下，現出數十頃方圓一片平原，本來風景就好，再經過主人，多年辛苦經營，兩面峯崖上，又有好幾條瀑布，不愁無水，水田甚多，山田也有不少，溪流縱橫，房舍整齊，花林果樹，到處都是，風景美妙，令人應接不暇，所有房舍，均無圍牆，多半建在山腰山崖，風景佳處，余陳兩家所居，在一片荷塘前面，左近崖上，又有兩條大瀑布，乃全村溪流發源之所，宛如一雙白龍，由半山腰上，奔騰飛馳而來，直瀉廣溪之中，雄偉已極，水烟蓬勃，和新開鍋的蒸籠一樣，人在數十步外，便被涼氣，逼得倒退，江阮四人，見紅日當空，天已正午，主人還要留宴，惟恐耽擱太多，當日不能上路，也無心多看，玉琪看出小妹心意，知其不能久留，也不再勉強，同到余家，便請入座，雖是山居，肴酒也頗豐美，江阮三人，酒量有限，祇江明一人量好，因有小妹暗示，同推量淺，主人並未多勸，阮遠滿擬主人，必要挽留，不捨分離，後見玉

琪，說笑自然，除對小妹，比別人注意而外，別無表示，也不再似昨日那樣拘謹，小妹說走，並未挽留，反催上飯，彷彿變了一人，心中奇怪，以爲二人途中，也許把話說開，或是心有默契，繼一想，大姊心志堅定，不易搖動，玉琪又是一個志誠謹厚的人，雙方就有表示，也不會這樣快法，當時不便明言，吃完，天還不過未初，小妹剛一說走，主人便把代辦的乾糧，路菜取出，陪送起身，引上正路，四人自然推謝，又送了一段，便自辭回，分手時，玉琪雖有一點惜別之容，也未多說，人去以後，阮蓮暗問小妹，玉琪路上，可說什話，小妹答說，他因分手在即，他那本門劍訣，還有好些，我未領會，又恐趕路心急，飯後不及同練，仗着朝來練了兩個時辰，手法已差不多記下，容易指點，我那猿公越女劍法，他也不曾學全，想借同行之便，互相傳授，祇在快到以前，說是會短離長，望我前途珍重，不久能够再見，別的未說什麼，這樣文武雙全，心性純厚光明的少年，實在少見，幾位主人都好，祇陳二兄，比較圓滑，沒有他忠實，人却謙和，算起來，也是好人，想不到無意之中，受了人家這大恩惠，將來如何報答，阮蓮暗查小妹詞色，知是真情，事出意料，心疑玉琪，自知求婚不便，業已斬斷情絲，改了念頭，隨口笑答道，這都是我不好，無故看什奇花，惹出的事，小妹笑說，人生禍福遇合，都是前緣，我每日均爲真力不够，担心發愁，不是這樣，如何能够轉禍爲福呢，

江明昨夜，已得阮菌叮囑，明日上路，不要隔得太近，接口笑問，聽說黃精精，增加神力，此時已然見效，並且越跳動越好，我們因恐主人挽留，走早了一點，反正路不甚遠，照我們的腳程，趕到小盤谷，天氣還早，前面就有空地，姊姊何不試上一試，小妹答道，你就是這樣心急，趕到再練，也好放心，免得和昨日一樣，又有耽擱，照着九公路單，已多走了一日，賊黨往尋壺公老人，早晚還要遇上，好些麻煩，如能趕到賊黨前面，將其除去，才免作梗，我正想把這一天耽擱，趕他出來才好呢，阮菌道，陳二兄原說，爲想藥性發透，增加氣力，祇要用力跳動，就行，並不一定要練劍打拳，我們大家，施展輕功，看能追上大姊不能，何人力乏，就知道了，小妹笑說，我們是走長路，不比對敵，無緣無故，連迸帶跳，像什樣子，阮蓮笑道，空山無人，又沒外人看見，李六兄說，服藥之後，六個時辰，力氣逐漸增加，由此起，本身真氣，越來越大，力逾十虎，身輕飛鳥，滿了七日，遇見強敵，便和他鬥上幾天幾夜，也不至於疲乏，本來還應多留一日，由他指點，練習用功，隨時靜養，以免萬一頭重腳輕，氣力不勻之弊，因大姊服了一粒清寧丹，又忙着上路，故未挽留，想起昨日迷路，幾乎誤事，九公所開路單，我們已全看熟，這條路雖然難走，但極易認，岔道不多，方向又直，可以離此五六十里，那座原定歇腳的崖洞爲界，我們四人，各憑本領腳程，向前趕去，先到先等，大

家見面爲度，倒要看李六兄所說，是真是假，大姊到底長了多少氣力，小妹先恐四人走單，遇見敵人吃虧，還不大肯，後見阮菌江明，形跡上好似疎遠了些，江明幾次，想要湊近前去，均被阮菌，暗使眼色止住，料是昨日分走一路，被其警覺，故意疏遠，雖知二人情好依然，祇比以前更深，但是對方一個少女，人又好勝，一有防閑之念，不再親近，便易發生誤會，也許由此疏遠下去，本就有點耽心，再見兄弟，雖在隨衆說笑，面色微帶煩悶，老看着阮菌，欲言又止，阮菌更裝得連話都不肯和兄弟多說，知道江明性情，恐其難過，阮菌又在一旁，勸說不已，心想，今早聽陳二兄說，此去小盤谷，祇有兩條必由之路，一近一遠，賊黨如往黑風頂，須由錦春坪一帶經過這兩條路，決走不到，怎麼也不會遇上，萬一尋來，必與余陳諸人相遇，走時玉琪，又會說起，爲防萬一，還要命人去往入口一帶偷看，並將連枝流星，要去幾枝，準備賊黨，如由這條路走，一面派人趕來接應，一面算好途程，發出流星警告，並且昨日那位前輩遠客，竟無髮老人，雖然先不知道是他，未及拜見，既然跟踪來此，必有成算，走得又早，並還約有獅王雷應父女，聽二老先後口氣，也許趕往前途，將賊黨除去，至少也在暗中相助，此行已有高人暗護，樂得借此給他二人，一個親近機會，並還不現形跡，故意笑道，本來我恐遇見賊黨，大家散開，勢力較弱，此時想起，前途山高路險，敵人又不知地理，

和我們在此，至多由後尋來，也追我們不上，李六哥他們，已有準備，必不放他過來，可將五色流星，每人帶上幾枝，途中遇警，將他放起，立可應援，好在脚程都差不多，也不會得太遠，等我試試，照此走法，少說也快一倍，人雖吃力，也許趕到小盤谷，天色尚早，我們看好途向，與路單上標記，如其相同，月光再要明亮，沒有雲霧，也許能把昨日耽擱的路程趕出，豈不是好，江明聞言，首先歡喜。連聲贊好，阮菌見他，不守昨夜林中之約，轉憂為喜，道等高興，分明知道乃姊心意，仗着脚力較快，等大家走開，好和自己一起，心方暗笑，忽見妹子，朝江明看了一眼，面有笑容，疑心江小妹和阮蓮，暗中串通，想使江明，借此親近，到了途中，必要設法避開，江明脚程較快，正好緊隨自己，回憶前情，不由有氣，便朝江明冷笑道，你們莫要高興，我還沒有三妹走得快呢，江明沒有聽出言中之意，忙道，二姊如追不上，我來陪你，斷後如何，阮菌更氣道，我自己會走，誰要你陪，情願一人落後，偏不稱你們的心思，說時，阮蓮深知乃姊性情，已然負氣，一個不巧，反而鬧僵，見小妹正將衣包取下，從新紮緊，明聽乃姊和江明拌嘴，裝作不知道，湊近前去，故意說道，大姊你病剛好，莫非還要揹着包裹，走長路不成，明弟是男人家，應當多出點力，我脚程也不甚快，大姊武功雖好，山中奔馳，尙是初次，大家同路，還不覺得，改爲單走，恐快不了多少，黃精精剛吃了一

今日是否發生靈效，也還難說，莫要我再三慫恿，反使大姊落後，才笑話哩，明弟生長黃山，祇他脚程最快，縱高跳遠，更是靈巧，我和你這兩衣包，都交他措，便可扯平，我怕追不上，要先走了，說罷，將兩個衣包，回手拋與江明，笑說，明弟力大身輕，和猴子一樣，縱得又高又遠，被你一搶先，未免冤枉，我給你添點零碎，省你一馬當先，我們被你落下，再說黑風頂之行，事在緊急，越早到越好，萬一彼此快慢相差，隔得太遠，遇見敵人，也不便照應，我三姊妹，脚程差不多，你措一點東西，比較累贅，能够扯平，仍能一同前進，豈不是好，隨喊姊姊，還不快走，真要落在後面不成，阮齒最愛妹子，見他滿臉笑容，和自己親熱陪話，不由把氣消去，又見江明，紅着一張臉，似有爲難之容，那兩個包裹，本來不大，今早主人，再三勸說，這一帶天氣，雖極溫暖，到了小盤谷，便是山高谷深，雲霧時起，瞬息之間，陰晴不定，一到黃昏，山風甚寒，一早一夜，日夜天氣，冷熱相差太多，聽說盤蛇谷中，更有罡風飛墮之險，當黑風潮過後，其寒澈骨，包中衣服太少，執意每人添了兩件輕暖衣服，走前，玉琪借着童一亭包裹打得好，又在暗中，每人加了一身短皮衣褲，到了路上，方始發現，雖得四人，都有一身好內功，不畏風寒，因那幾件衣裳，又輕又暖，質料極好，原是主人家中，禦冬之用，丟了可惜，又想轉來還他，祇得帶上，加上原有的，無形中大了一倍，江明身材又

矮，這類事又沒做慣，一個還好，兩個指在背上，更覺累贅，看着好笑，便走過去，想分一個，江明朝來起身，因乃姊要試力氣，將包奪過，心已不安，一見阮茵要措，自然不肯，阮茵見他固執，笑說，你就要措，也把他紮好，搭在背上，有多累贅，等我代你紮好，也省點事，這樣聽三妹的話，我倒看你有多大蠻力，阮蓮口雖說是姊妹同路，實則早想脫身，先朝江小妹，把嘴一撇，乘着乃姊與江明綁紮之際，故意驚呼，大姊等我一等，說罷，開步就跑，跑出不遠，回頭急喊，姊姊快來，阮茵不知妹子，故意搶先，那兩個包裹，又大又鬆，還要重新紮過，脫口說道，都是你害他累贅，你自走吧，我們隨後就來，沒見你們這樣心急，一會功夫，都等不及，阮蓮巴不得有這句話，忙即往前跑去，小妹方才路上，就覺身子輕快，因和三人，走在一起，還不怎顯，這一獨自上路，更覺身輕如燕，稍爲一縱，就是十來丈，上下攀援，縱躍如飛，才知黃精精妙用，果然靈效，先還想等候三人，不要隔得太遠，後來想起，玉琪早來會說，可惜姊姊，身有要事，非走不可，否則，最好在頭一天，除了兩頓飯，日夜不停，練到明早再睡，醒來又練，想法用力，使其儘量發揮，將來力氣，還要更大之言，又見阮蓮走在中間，江明阮茵，剛同跑來，邊走邊說，神情親密，心想，這等走法，便遇敵人，也不妨事，反而不易受人暗算，再往前途一看，那兩條去路，正好交錯，橫在脚底，立處是一橫溝！

居高望下，看得畢真，祇見山徑蜿蜒，隱現草莽之中，一條正是自己來路，一面崇山峻嶺，深林蔽日，一面絕壑千尋，下臨無地，那條路又是高踞中腰，環山而來，最仄之處，祇容一人通過，並有野草灌木，叢生其間，偶然露出一條險徑，看去從來無人經過，如非九公路單，開有極詳細的地圖標記，常人到此，決看不出，最易走迷，是此路時斷時續，中間橫着好些山巒崖谷，必須橫斷過去，順路而行，便要走錯，另一條彷彿幾個之字，交錯一起，路單也經開明，所行都是山谷，崖高谷深，時有山洪暴發，形勢更險，路又遠得多，這條路是由昨夜殺賊的左近山谷中通來，賊黨比較容易找到，但要遠出，好幾倍，多快脚程，此時也走不到，仔細觀察，都是景物陰森，來去兩面，靜悄悄的，前面偶然草動，便有獐鹿獾兔之類小獸走出，往旁馳去，快慢不一，甚是從容，不似有人驚動神氣，心中一放，微一停留，阮蓮已由後面趕來，一路連竄帶縱，揮手催走，身法輕快，十分美觀，回憶玉琪之言，又看出後來三人，功力差不多，自己就是跑快一點，一會也被追上，照此走法，日落以前，定能越過小盤谷，往盤蛇谷走去，把昨天的耽擱補上，再看阮江二人，也相繼追來，相隔不到半里，阮蓮業已趕近身旁，笑呼黃精精，果然靈效，方才我見大姊，上下縱躍，真和飛的一般，還不快走，看比我們，能快多少，到了小盤谷，率性把路探明，等我們趕來，再同走進，不省事得多麼，還等他

們做什，如不放心，我在當中，隨時眺望，前後呼應好了，小妹聞言，也覺有理，立即轉身，飛馳而下，由此更不停留，一路急駛，不消片刻，便搶前了老遠，開頭還在回望，惟恐後面，三人把路走迷，或是遇敵爭鬥，及至途中登高回望，三人已將路口走過，再往前，來路祇一條，賊黨已不會再遇上，越發放心，同時，覺着這一縱跳飛馳，比起早來練武，還見靈效，彷彿真力真氣，無形中隨同增加，用力越猛，力氣越大，身也越輕，心中大喜，便以全力猛進，祇顧與高采烈，越走越快，也忘了再等三人，四里山路，還不到一個時辰，便到了小盤谷入口預定宿處，見那地方，是一巖凹，無洞無門，祇靠壁一片兩丈方圓的大青石，石縫中生有野草，塵沙污積，土腥之氣撲鼻，心想，沿途宿處，祇這裏最差，似此污穢，如何住人，因恐三人後到，見人不在，心中驚疑，一見旁邊都是紅土，日色不過酉初，心想前後兩個多時辰，竟跑了百多里山路，今夜月光如好，便可趕進盤蛇谷中部，將昨日少走的路，補出來了，忙拾了一塊紅土，往崖壁上，寫了兩行字跡，令三人在當地少等，自往谷中探路，回來吃飽，候到明月東升，再往前進，寫完，覓路上崖，乘着斜陽反照，順崖頂往前馳去，覺着跑了這一段急路，毫不吃力，一看日光，再往前走個三數十里，趕將回來，天還未黑，估計後面三人，也祇剛到不久，也許前後脚，同時到達，都在意中，遙望來路山徑，一眼望出老

遠，均不見絲毫影跡，料是相隔太遠，越發放心大胆，朝裏走進，那小盤谷前段，形如一條蛇，蜿蜒曲折，中間危崖，略有幾處中斷，先以爲順一邊走，無論如何，不會走失，又想查看谷中形勢，未照九公所說，由谷底覓路前進，走了一段，覺着此谷，除却比別處深而曲折有點歧路而外，並無十分凶險難走之處，何以九公路單指明，到了谷口，天時如早，也要住下，祇在申初以後到達，不可再進，心疑前途，還有險處，邊想邊走，心中盤算，走得又快，忙着早去早回，遇到中斷之處，便越將過去，滿擬路單，雖被江明拿去，不在身旁，但都記熟，不料上下相差，崖頂飛馳，與由下面行走，大不相同，一口氣走了十來里，覺着兩面山崖，越來越高，形勢奇險，谷中地勢，却漸漸低了下去，由上望下，宛如一條極深的山溝，下面山石樹木，和小兒玩具一樣，好些挺立谷中的奇石，看去都如蟻蛭，崖頂一帶，更顯得出奇，如非身體體健，舉步皆難，上有一種怪藤，滿生針刺，尖銳異常，微一疏忽，鞋子竟被撕破了兩個洞，剛想起自己，昨日所穿快鞋，走時未乾，忘了帶來，那鞋雖舊，乃是母親箱中，所藏鱗皮特製，尋常刀劍，都斫不透，如何粗心忘記，幸而三妹，多拿了人家一雙，否則，此鞋已破，如何上路，忽又想起，前半一段，還曾看見腳底谷中標記，這裏形勢，更加深險，下面谷徑，本對陽光，忽然如此陰暗，路單上的標記，已有老長一段，不曾發現，谷徑本如圓螺，還

有好幾條岔道，照路單所開，一不小心，便難走出，崖勢如此陡峭，上下好幾百丈，稍爲陰暗之處，幾乎望不到底，上下縱躍，已非人力所能，照此情勢，定是走過了頭，下面便是谷中最險的小螺灣，這樣難走，還往前進作什，心念一動，忙即退回，初意順路而來，原路回去，下面谷徑雖險，並不相干，那知方才走得太急，心又想事，後半沒有注意下面，連越六次斷崖，到有四處岔道，小盤谷形勢，險得出奇，不在盤蛇谷以下，不過，地方小些，沒有那麼長大，歧路縱橫，迴環交錯，祇有一條，通往盤蛇谷中部的路，須照路單所開，左旋右轉，時進時退，盤繞而進，才能通行，小妹以爲，這等走法太奇，爲了臨事謹慎，格外小心，又忙趕路，以爲由崖頂，居高臨下，看清再走，共總三十來里，一條山谷，當可看明，免得夜間行走，遇到黑暗地方，一不小心，將路走迷，沒想到崖頂的路，一樣難走，去時，順路前進，貼着右邊崖頂，見有斷處，便越過去，順勢轉折，竟轉往中心地帶最險之處，後半陽光，又被峯崖擋住，看不出東西方向，等到回走不遠，這才看清，那崖竟有好幾十條，曲折蜿蜒，密如蛛網，所行越看越不像原路，仰望天色，尙還未黑，下面峯崖林立，昏暗異常，那些奇峯怪石，森立暗影之中，彷彿好些大小惡鬼，張牙舞爪，就要迎面撲來神氣，到處黑影飛動，不見一點陽光，崖頂更有好些奇怪草藤，發出一種濃烈的臭味，昨日中過瘴毒，驚弓之鳥，越發害怕，路

是越走越不對，心中一慌，越發往來亂竄，幸而服藥之後，身子越輕，氣力越大，相隔好幾丈的危崖，一躍而過，先見崖高谷深，危險異常，看去頭暈眼花，光景又太黑暗，還不敢冒失縱過，後來看出，越朝一邊走，路越不對，想往側面最高之處，繞縱過去，祇要發現夕陽星月，辨出方向，便可覓路回去，無奈那一帶，崖勢最險，兩崖相隔，最狹的也有六七丈寬闊，不敢嘗試，後來實在急得無法，又恐後面三人，等久驚疑，心更愁慮，恰巧前途有一處，地勢較仄，飛身一縱，居然縱過，毫不吃力，漸漸胆大，連試了好幾次，相隔祇在十丈以內，都是一縱便到，心中略喜，胆也越大，一路縱高跳遠，在崖頂上，飛來飛去，好容易縱到前面高峯，天色却暗了下來，本來還可望見一點星月，那知往來耽擱，時候太久，到時天已昏黑，起了雲霧，登高四顧，無論何方，都是昏濛濛的，三五丈外，僅看出一點峯崖影子，再遠便看不見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身旁雖帶有火箭流星，但恐三人，跟踪追來，這等大霧，更易迷路，想了一想，無計可施，山風漸寒，身上已有涼意，想起夜來，黑風之險，當地與盤蛇谷隔近，萬一遇上，豈不送命，正想雲霧剛起，還未漫過山頂，立處峯崖，又是全谷最高之處，打算尋一洞穴，先作準備，以防不測，便沿着那峯走去，還未繞走一半，猛又想起，此峯最高，對着陽光一面的山石，必較溫暖，祇要試出陰陽兩面，便可辨明方向，少時霧退，仍可覓路而出，心

念才動，耳聽輕雷之聲，忙即回顧，瞥見左側一串五色火星，正由谷中飛起，因那一帶，地勢最低，上下相隔太高，火星由下往上直冲，還未飛過崖頂，餘力已盡，在霧影中，一閃即滅，看去相隔不遠，料知三人，業已尋來，又驚又喜，先取一支流星，往下發去，雷聲略响即止，知被崖石擋住，這樣大霧，也不知三人，看見沒有，空谷傳聲，看火星來路，祇隔兩三條谷徑，相去祇二三十丈，也許能够聽見，在峯頂呼喊了幾聲，祇聽空谷回音，萬壑皆鳴，餘音嗡嗡，半晌不絕，但不聽三人應聲，跟着，又見一枝火箭飛起，紅白二色，這次飛得較高，方向略偏，好似三人走遠了些，不禁又着起急來，暗忖，他們都在山下行走，我却寄身在此危峯絕壁之上，如何能與相見，這一帶，相隔太寬，光景越暗，稍一失足，便一落千丈，休想活命，暗影中，看不真切，無法繞過，這裏又有黑風之險，反正是下去，不如趕到峯下，再想法子，他們帶有地圖，此來必照九公所說標記而行，祇要見面，不問進退，均好想法，心念才動，忽見兩團銀光，起自前面，一前一後，照耀巖谷，光甚強烈，那麼濃厚的霧，竟能透出，看去彷彿千萬層輕紗，籠着兩團明月，知是二女蛟珠，所發寶光，定睛一看，不由大喜，原來那珠光，就在前面谷底移動，相去雖有好幾十丈，已由側面谷徑中繞出，和自己成了一路，如非霧氣太重，連人也可看出，珠光照處，下面霧影，幻成億萬片彩霞，奇麗無比，好看已

極，照此情勢，一到下面，無論如何，也能追上，忙取一枝流星，對准三人去路發去，火光到處，瞥見峯旁不遠，現出一條斜坡，下面一段，不曾看出，是否能通到底，雖然不知，本在發愁，覺着峯高崖峻，上下削立，無可奈何之際，忽然發現有路可下，自然高興，剛想起衣包，雖被江明拿去，身旁還帶有千里火，如何忘了取用，心中一喜，同時發現前面三人，也似有了警覺，心中高興，忙將千里火筒，取出晃燃，由霧中，照路前進，一面拔劍在手，看好脚底，試探前行，一摸身旁，還有四枝流星，又取兩枝，朝下打去，眼看珠光，往回馳來，心中越喜，相隔太高，隔着重霧，聲音不能透過，雖有回音，祇在崖頂一帶，任怎大聲疾呼，也無用處，便不再出聲呼喊，沿着那條崖坡，正待斜行而下，路忽中斷，又成了一片峭壁，心方失望，連用火筒照看，剛看出脚底有路，相隔不過四五尺，也是一條斜坡，彷彿人力開成，作之字形，曲折向上，下面珠光忽隱，試喊了兩聲，沒有回音，便把下餘兩支流星發下，待了一會，谷底也無反應，人已攀援而下，順着斜坡，看去走完，一看果然和上面一樣，被一塊大崖石擋住，無法再進，可是脚底不遠，又有同樣的路現出，雖然有寬有仄，高下長短，大致相同，別處崖壁，均有草樹藤蔓，挺生石縫之中，並有荊棘，密佈其上，所行斜坡，却是寸草不生，祇壁上有些苔蘚山藤，頗似人力所建，先還以為，事出偶然，連走了七八條這樣斜坡形的石棧

道，所經都是一樣，內有兩處轉側，並還相連，不禁吃了一驚，暗忖，這等荒涼陰森的深山窮谷，怎會有人在此居住，並還開有道路，這樣高的峯崖，上下好幾百丈，別的不說，就這一條坡道，要用多少人力，才能建成，壹公老人，家居黑風頂，相隔尚遠，這裏無人便罷，如其有人，決非尋常人物，這條坡道，不知是否通到崖下，尙不可知，照此形勢，主人所居，當在峯腰一帶，初次來此，霧氣太濃，莫要冒冒失失，惹出事來，再想下面三人，本已警覺起來，眼看隔近，珠光忽隱，由此便無動靜，這條坡道，如此奇怪，阮氏姊妹，收去蛟珠，必有原因，覺着事情可慮，心方憂疑，連手中千里火，也不敢輕用，祇用劍尖探路，戒備前行，遇到轉折，中斷之處，實在無法，方始把火晃亮，看好腳底形勢，便即收去，似這樣，接連轉側，盤旋而下，又走了十幾條坡道，崖高谷深，還沒走到一半，小妹人極警機細心，知道越是危機當前，越是冒失不得，祇管心中憂慮，依然強自鎮靜，一路試探，暗中戒備，往下走去，估計路程，已過一半，並無異狀，路也越來越寬，方想下面三人，如何毫無動靜，連流星也未再放一枝，心中憂急，打算再喊兩聲試試，忽聽身旁石壁中，鏗鏗鏘鏘，啾啾唧唧，並有飛鳥振羽之聲，緊跟着，便見兩對碧光，其小如豆，兩點作一起，由霧影中，急馳而來，離身不遠，略一飛舞，便朝前下面崖壁上投去，一晃不見，小妹目力本好，剛看出是兩隻烏鴉般大的

飛鳥，剛才所聞異聲，也是鳥鳴，爲數頗多，種類更不在少，忽又聽鳥音中，雜有人語，越發驚奇，連忙立定，靜心一聽，聲音又尖又脆，好似兩隻鸚鵡，同時搶先開口，大意似說，那三個娃兒，兩女一男，已被我喊住，引他上來，兩粒寶珠，也全收起，祇是內中一個小女娃，想要捉我，被我罵了幾句，如非主人有命，才不饒他呢，方才在小螺灣，滿崖亂迸的那個小姑娘，不知怎會沒等我們招呼，會由九十三天梯上面，走了下來，現在洞外不遠，可要喊他進來，隨聽一女子口音說道，師父近年，改了脾氣，什麼事都不肯管，這幾個老賊，實在可恨，這四個少年男女，本領俱都不弱，樂得讓他們，用寶珠把賊引來，爲世除害，你老人偏說，他們深夜來此，正是谷中起霧之時，不似尋你而來，既然不願多事，便由他去也好，爲何又命鸚鵡，飛往警告，說他同伴在此，命其來會，是何原故，另一老婦答道，祇願徒兒，年輕喜事，也不想那老怪物，無論脾氣多怪，善惡邪正，當能分辨，豈是來賊，卑詞厚禮，所能打動，休看賊黨，老奸巨滑，此去尋不見老怪物還好，如被尋到，自用心機，吃點苦頭回去，還是運氣，一個不巧，連老命也要送掉，你當我便宜他們麼，我不過是見這四個小娃兒，聰明靈慧，小小年紀，能有那好武功，實在難得，這幾個老賊，個個心狠手黑，狡猾異常，本領都有專長，這四個小人，如非其敵，難免傷亡，如能得勝，祇被逃走一個，便是極大後患，不

如由他去尋老怪物，自投死路，就是內有相識之人，老怪物手下留情，你蕭師叔也放他不過，因恐寶光照耀，將賊黨驚動，跟踪尋來，狹路相逢，驟出不意，受了賊黨暗算，才命鸚鵡，將下面三人，引往下層洞內，再將峯頂的一個，引往相會，他們並非尋我而來，何苦多事，反正這條小盤谷，照例不許惡人走進，賊黨來得去不得，自然有人除他，你忙什麼，前一女子笑道，好師父，峯頂飛馳的，那小姑娘，年紀比我還輕，居然有此本領，實在可愛可佩，如非師父喊我，早已尋去，這九十三天梯，地勢偏僻，賊黨走過，決尋不到，方才我令鸚鵡，先引三人上來，便想見他一面，如今人在外面，我們說話，定必聽去，許是爲了深夜荒山，我師徒隱居在這危峯峭壁之上，山深谷險，形跡詭秘，不知細底，難免驚疑，好師父，我終年在谷中隱修，實在煩悶，好容易遇到這樣人，容我喚他進來，交個朋友可好，老婦答道，你又靜極思動了麼，人不尋我，如何尋人，何苦使人疑心，話未說完，小妹早已聽出，洞中師徒，是個隱居深山的異人，決非惡人賊黨，聽口氣，年紀輩分，也不在小，心念才動，立時循聲走去，下走才三四丈，自光到處，瞥見地勢，忽然平坦，現出大片石崖，上面生着好些松杉之類的古樹，靠壁一座大洞，彷彿甚深，暗影中現出大小數十百點星光，紅綠金黃，各色俱備，燦若繁星，不住明滅閃動，知是鳥目放光，鳥鳴已止，方想主人，怎會養了許多禽鳥，洞中黑暗，

如何相見，正待通名求見，人已走到洞口，忽聽左側壁中，女子笑說，洞中黑暗，來人恐看不見，弟子將燈點起，再去喊他進來，聲才入耳，小妹脚步本輕，又因事太奇怪，越發小心，剛把話想好，還未開口，呼的一聲，洞中百十點星光，倏地迎面撲來，聽出來勢猛急，似有不少猛禽驚鳥在內，心中一驚，忙即往後縱避，方說，我非壞人，乃是專誠來此拜見，猛又聽一聲嬌叱，洞左忽現亮光，緊跟着，急風颯然，面前白影一晃，剛看出來人，是個女子，對方已先開口道，這位妹子受驚，家師百鳥山人，乃昔年百禽道人公治黃，姪曾孫女，隱居在此，已有多年，你那三個同伴，想是尋你，由下面走進，不知怎的，並未迷路，到末一段，方始走了岔道，誤走小螺灣，鸚哥崖險徑，眼看和你一樣，就要深入迷路，爲了尋你不見，連放流星火箭，又將寶珠取出，你發火箭相應，這才發現你在峯上，正往回走，我日間奉命出山有事，歸途得知有好幾個老賊，來尋壺公老人，也要由此經過，中有兩賊，年已七旬，以前曾和壺公相識，並知小盤谷這一帶的走法，本來打算，明早由此通行，因在谷外壁上，發現妹子所留字跡，立事變計，仗着帶有地圖，和特製風雨燈，已由後面趕來，賊黨起身以前，我由旁邊經過，可恨這些老不死的狗賊，竟是鼠目寸光，內中一賊，當我谷中土人，竟敢對我嘲笑，雖被另兩賊黨勸住，喊我不理，又趕過來陪話，向我打聽，谷中有無人家，住在那裏，可否

指點途徑，我看不慣那老奸巨猾的神氣，罵了他們幾句，便走回來，那幾個老賊，也甯機警，聽我罵他，反說好話，由後追來，他們地理，沒有我熟，差一點的地方，不敢走進，自然追趕不上，師父恐怕珠光太亮，將賊引來，現命鸚鵡，先將他們，引往下面洞中，少時便可前往相見，難得家師此時清閑，肯見外客，妹子遠來不易，可要入洞相見麼，說時，小妹已將火筒晃燃，見那女子，年約二十多歲，貌相醜怪，從所未見，一雙又深又大的眼睛，瞳仁碧綠，鬼火一樣，閃閃放光，身材瘦長，手如鳥爪，一張白臉上，生着大小數十粒肉痣，紅如硃砂，把兩邊面頰和前額，差不多佔滿，中間藏着一個鷹鼻，一張尖嘴，暗影中看去，簡直不像生人，詞色却極誠懇，知道醜人，最恨人嘲笑，又因貌相醜怪，人所不喜，求友較難，聽他方才所說，賊黨必是見他貌醜，又穿着這一身又寬又大的白衣，難免說笑兩句，因而結怨，再看醜女，一雙怪眼，注定自己臉上，十分注意，忙改莊容，微笑答道，小妹才八九歲時，便聽家師家母，說起昔年峨山，有一位老前輩，名叫百鳥山人，家傳能通鳥語，乃是當時數一數二的前輩異人，年紀早已過百，寒家遭難以前三十年，便未聽人說起，想不到他老人家，隱居在此，後輩未來以前，小菱洲龍九公，本來開有路單，到了小盤谷外，如過酉時，便要在外住下，明早再進，先還不知何意，爲了途中耽擱，見天色尙早，意欲入谷探路，連夜起身，一

時疏忽，把路走迷，此時想起，九公竟有深意，總算沒有錯過，真乃萬幸，還望大姑代爲稟告，說難女江小妹，同了兄弟江明，義妹太白先生之女，阮菌，阮蓮求見，並望將他三人引來，感謝不盡，醜女接口笑道，妹子不要這等稱呼，家師雖然年紀不小，聽你四人姓名，均非外人，你們師長，都與家師平輩，龍九公和太白先生，更是家師舊交，不必太謙，我本人家孤女，被一土豪強迫爲奴，因我貌醜，受盡欺凌，幸蒙家師，救出火坑，來此隱居，你如姊妹相稱，便看我得起，妹子既是朱家遺孤，家師斷無不見之理，請先同我走進，再命鸚鵡，去喚令弟他們吧，小妹聞言，知洞中老婦，便是昔年，名震西南，四女異人之一，如蒙相助，再好沒有，驚喜交集之下，忽聽崖下高呼姊妹，正是江明，因在下洞，久候小妹不至，想起先遇鸚鵡警告，語言靈慧，得知上有異人隱居，便請阮氏姊妹暫候，仗着煉就夜眼，上來探看，姊弟相見，小妹想起，未問醜女姓名，忙即詢問，醜女笑說，我名葛孤，少時再談，請先往見家師，再喊阮家妹子上來吧，隨引二人，往裏走進，自從醜女一出，方才迎面撲來的百十點星光，已似潮水一般退去，洞中燈也自點起，二人見那洞，約有十丈方圓，上下都是奇石，並有兩枝大可合抱的枯樹，埋在當中，左右分列，燈光一照，許多奇禽好鳥，全都現出，種類甚多，大小不一，有的形如鸞鳳孔雀，翠羽紛披，有的形如鷹鷂鷓鴣，形態威猛，更有兩隻白鸚

鷓，和一些比麻雀還小的青鳥，通體純青，美觀已極，鳴聲上下，如囀笙簧，十分悅耳，主人所居石室，在洞側圓門以內，也頗高大整潔，二人入內一看，洞頂兩旁，各有一幢石凳台，燈光甚明，當中石榻上，坐着一個白衣老婦，慈眉善目，赤腳盤坐，膚如玉雪，身材十分瘦小，滿面笑容，如非滿頭銀髮，看年紀至多四十左右，決不像是過百的老人，小妹久聞大名，深知此老特性，來時已早暗示江明，令其小心，忙即上前禮拜，剛要開口，老婦把手一抬，笑說，你們遠來不易，不必多禮，到這裏來再談吧，小妹姊弟，應聲起立，一同走進，二次又要下拜，被老人一手一個拉住，二人覺着對方，微一欠身，自己便被那又白又嫩的手抓住，身不由己，隨了過去，彷彿手臂特長，力更大得出奇，不敢違抗，忙同稱謝，隨老人手指之處，分坐兩旁，葛孤見狀笑說，我說他們，真好不是，果然是自己人，忽聽外洞，羣鳥飛鳴振羽之聲，宛如潮湧，前見兩隻白鷓鷯，忽同飛進，口作人言，尖聲急叫，賊黨尋上來了，葛孤立時面現怒容，轉身走去，老人喝道，徒兒不要太忙，他們不會到這裏來，葛孤人已到了洞口，回顧說道，雪兒他們，怎會看錯，師父太好說話了，我看看去，他不惹我，決不動手，老人又喝道，來賊中途退走，也不許你妄動，小妹姊弟，聽老人末了兩句，似有怒意，語聲不高，却是震耳，知道內家氣功，高到極點，這等持重，來賊決非易與，阮氏姊妹，尚在下面，鷓鷯

說完飛走，不知往哪也未，心方驚疑，老人已笑對二人道，前聽人說，朱家遺孤，逃亡在外，甚是可憐，爲了仇敵利害，自家身世姓名，他們師長，均不肯說，你兩姊妹，小年紀，奔馳數千里，來此涉險，你們師長，既肯命你們遠離師門，在外奔走，本身來歷姓名，可都知道麼，小妹雖因平日孝母，人又謹慎溫和，也祇知道殺父仇人姓名巢穴，江母和各位師長，俱因他家難慘痛，恐其傷心，惟恐激發烈性，輕身犯險，始終不肯明言，近由永康，移居兵書峽，雖聽唐母說起一點，因被江母示意止住，不知其詳，江明以前，更是茫然，連向師長好友探詢，始終一句也未問出，近在黃山途中，和青笠老人那裏，先後聽說，知道本身姓朱，殺父仇人的名姓細底，都未聽說，祇知是個老賊，住在芙蓉坪自家舊居，黨羽衆多，凶險無比，再要往下探問詳情，對方必加勸解，說時間未至，不肯明言，最後龍九公，雖又說了一些，自家身世，仍和各位師長，差不多口氣，要等黃山，刀劍鑄成，到了時期，方肯明言相告，空自悲憤，無計可施，途中盤問江阮三人，也不深知，正想黑風頂事完，再向各位師長，設詞探詢，問出一點虛實，先往賊巢一探，非報此仇不可，想不到機緣巧合，百鳥山人，這等關心，剛一見面，便露口風，由不得勾動傷心，痛哭起來，還未開口，小妹在旁，覺着自己真相，仇敵已然得知，眼看雙方，短兵相接，諸位師長，偏還不肯明言，本就日常悲苦，聞言強

忍痛淚，悲聲說道，姪兒女等，幼遭家難，母親師長，惟恐少年無知，輕身犯險，好些話均不肯說，連仇人姓名，都不知道，近來奉命出山，連遇異人，才知仇人虛實下落，仍是不知詳情，如蒙太婆示知，感激不盡，老人不等說完，早把二人的手拉住，說道，你們那些師長，也太小心了，現既命你們出山，那有日與敵黨相對，還不知他細底之理，我對你說便了，二人同聲謝諾，老人便將前事說出，話未說完，江明剛哭喊得一聲，首先昏厥過去，小妹聽到傷心之處，也是肝腸欲斷，悲傷已極，要知江小妹姊弟，出身遭難慘狀，以及前文預告諸緊張節目，均在以後諸集，陸續發表，限於篇幅，讀者見諒爲幸。

伯華書社